


她的消息



她的消息

賀玉波 著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930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出版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著

著 作 者

賀 玉 波

出 版 者

現 代 書 局

印 刷 者

現 代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現 代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序(一)

本書的作者將他的原稿拿給我，囑我爲他題序。我是細心的把這八個短篇都看過了。我對於作者有兩點是應該特別提出來的：

第一，他對於創作的態度極爲嚴肅，認真，誠懇，像「同命鳥」、「她的消息」等篇都經過他自己兩三次的改削。至少像他這樣努力不懈的做去，將來很可以有成功的希望，雖然現在的美滿的收穫只有這一點。

第二，我們如果拿「離婚後」來跟「營長太太」、「離京」、「破產」、「她的消息」、「自沈」、「選舉」等篇來比一比，更可大喫一驚，像「離婚後」這樣的以鄉村爲背景來描寫戀愛的小說，直可以和汪靜之的「耶穌的吩咐」以及許傑的「鄰居」並美，無論在結構上，

辭句上都是很使人愉悅的。我們如果按著作的年月看來，便知「離婚後」是最近的一篇，可知作者在技巧上實有突飛的進步！依這樣的進步比例下去，我想賀先生的將來是未可限量的。現在，即使只有這一篇「離婚後」，已經很使我們滿足了。

在作者自己也許更歡喜「她的消息」和「營長太太」，因為前者或許是他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而後者，或許是他由這件最值得紀念的事裏推衍出來的幻想。不過我的偏好，卻在於「離婚後」。欣賞本來是不能用尺來量的。

趙景深。一九二九，一〇，二〇，上海。

序（二）

小說既不是事實的堆積，也不是僅用文字刺成的美麗的繡屏，而是人生的藝術：這是不容否認的了。現今大多數的作家不是專門堆砌他們自己的浪漫史，使一心一意織造文字的錦緞。他們不知道，作者對於一切事物應有偉大的同情，由此而產出正確的思想，纔能藉適當的文字而完成美好的作品。

我敢說本書卻有牠的重大的價值，因為各篇的題材雖有不同，而其思想則高超而一致。例如「同命鳥」及「自沈」兩篇對於現今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的性慾的買賣者表示了極真的同情；「離京」及「破產」兩篇將現代人的生活難盡情地顯露了；「營長太太」及「她的消息」兩篇暗示了真摯的情愛受了強有力者的壓迫；「離婚後」

一篇描寫了許多人的性的苦悶，「選舉」一篇則對不合理的代議政治給了一致命傷。總之，各篇的共同思想不外乎表同情於現社會制度之下的弱者，並分析了不合理的現社會的組織。

因之，本書不像那一般思想落伍者的消閒錄，而是一部站在我們的時代之前的文學作品。

洪濤。一九二九，一二，八，上海。

目次

同命鳥	一
離京	三七
營長太太	四七
破產	六三
離婚後	八三
她的消息	九九
自沈	一二九
選舉	一三九

同命鳥

一

荷生自從昨晚認識雪妃後，他的臉色已由悒鬱變成和悅了，舉止似乎也變得比平日活潑些了。他還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的學生；可是若從他那面部的粗澀的皮膚，和那緊鎖的眉宇間的幾條縱橫的皺紋看來，卻像一個飽經風霜的，悲觀的壯年人。他是一個多情的男子，但是從沒有碰見過他屬意的女郎；除開他的脫離了的妻子外，他並沒有交結過異性的朋友。所以他常常悲歎着他那單調的孤寂的生活。

在平日他並不愛修飾，對於衣服也不講究，甚至於連嘴上的幾根稀疏的髭鬚也留得長長的。然而在這天晚上，他卻不同了。他對着桌上的鏡子，拿了一把保安剃刀，將面部

上的纖毛和鬚鬚刮得乾乾淨淨，在丁寧洗過的臉上擦一層厚厚的雪花膏——這是剛纔特別買來的。他默望着自己的臉像，覺得總要比先前俊美得多了；所不滿意的是那兩道粗黑的眉毛，雖然這是鬚眉男子的特徵。

他看看窗臺上的鬧鐘，知道有了十點半鐘，於是將衣服整理了一番，戴上草帽，倉促地走出了會館。在路上他想今晚定可邀得雪妃的熱烈的歡迎了。

他快地經過了鬧熱的觀音寺街，便往小李紗帽胡同裏衝來。他瞧見一間矮矮的房屋。大圓罩的門燈上寫着「梨香院」三個紅字，便覺得血脈緊張了一下，很樂意似地走了進去。毛夥們照例地嚷了幾聲，問他道

「有熟人沒有？」

「雪妃！」

「請到這兒坐。」一個毛夥掀開一間房子的門簾慇懃地說。

「雪妃姑娘！」隨了這嚷聲，雪妃即進房來，一眼瞧見了他，便笑嘻嘻地說：

「你來了！」

他點點頭，只微微地笑着。她走上前去，替他取下草帽；他就順便握着她的纖手。

「今晚忙不忙？」他問着她。

「還好。你先在這兒坐坐，回頭我要他們讓房間。」

她和他遞上一杯茶，便嫻嫻地走了出去。

不過一刻鐘的工夫，他已經坐在她的牀沿上。她很親熱地坐在他的身邊，陪着他很甜蜜地談笑。

房間也算佈置得不錯。最惹他注意的就是那壁上的別人贈她的幾副對聯。垂在中央的一盞電燈照得滿房亮明明的。不過那牀上的被褥卻揉亂得不整齊，而且地下還留着少許的瓜子殼。

雪妃忽然起身，在玻璃鏡面的衣櫃裏拿出一對紅紅的烟台的大蘋果，分給荷生一個。

「你嘗嘗看，這個蘋果的味道真不錯。」

「啊，你看牠紅得怪可愛！正像你的臉兒一般呢！」他對她開着玩笑。

她也不回答，只抿着嘴兒笑。而他卻已經嚼着一口蘋果了……

他們躺在牀上，互相擁抱着；他們的私語雖是低微，但笑聲卻是響亮。

來點卯的遊客漸漸稀少了；全院子比先前總要清靜些。雪妃的房間裏也很寂靜；電燈也熄了，只有桌上的煤油燈很疲倦似地吐出幾線細弱的光芒，好像陪着坐在牆角裏的小妹妹一同打瞌睡。只有荷生同雪妃悄悄私語。這房間好像月夜的風平浪靜的湖面，偶聽得舟上佳人兒一聲兩聲鏗鏘鏘鏘的琴音。

「雪妃——」他因為要轉換話題重新呼叫她。

「幹嗎？」

「多坐一會兒，可以吧？」

「有什麼不可以？」

「我親愛的妹妹！」

「哎呀！又幹嗎呀？」她故意這樣嬌滴滴地問着他。

「今晚你不回家嗎？」

「不回家。」

「在那兒睡覺？」

「在這兒。」

「同誰？」

「一個人囉，有誰來陪我睡呢？」

「我——呀！」他雙眼滿含希望似地瞧着她。

她「嗤」地一聲笑了，一手在他的臉上擰了一下。

他歡喜極了。兩人又抱着狂吻。

小妹妹已經被雪妃叫醒，替佢們鋪好被褥，又打了一盆洗面水，便垂着眼皮走出去。

了。他們洗了手，一頭躺在牀上。

「你家裏有什麼人？」他含笑問着她。

「只有一個媽媽和一個妹妹。」她遲疑了半晌，纔這樣地回答。

「那末，你怎麼要在這兒混事呢？」

「唉！不用說了！還有什麼別的原因？不過爲着衣食罷了！」她忽然變作悲哀的神氣嘆道。

「啊……然而你的經過情形是怎樣的呢？」他胸裏起了一種感動，對於她的命運覺得可憐，便進一步地追問着她。

她好像憂愁起來了，不願繼續談下去；可是迫於他懇切的請求，只得開始敘述着她的傷心史：

「我家裏本來不算殷實，不過還能勉強過活罷了。到前幾年江浙戰爭屢起，江南一帶的人民損失很大，尤其是商家虧本的很多。我家裏自然要受影響，開在蘇州的一月小

雜貨鋪也倒閉了，所以境況也就越過越糟了。

「及到前年冬月裏，我的哥哥因爲和一個女學生戀愛，不幸被她的父母阻攔，竟害着『相思病』死了。那時我家裏有這種不幸的事情發生，我父母自然免不了悲傷和憂慮。誰知道老天爺偏偏和人爲難，我父親因爲思子的心切，和家境的敗落，便含着悲苦，竟一病長逝了！」她說到這兒，覺得口渴，便喝了一杯茶，又燃了一支煙捲兒抽着，提提她的精神，好繼續地談她那可歌可泣的遭遇。

「後來呢？」他插進這樣一句。

「我家裏因爲發生這兩樁不幸的事情，欠下許多的債；從此以後，生活越過越困難了。去年正月裏我姨娘便由北京寄來一封信，要我們來京居住，藉此可以減少我母親的悲傷。我母親便帶了我們姊妹兩人來到北京。

「以後我們在姨娘家裏只住上一個月，便因爲生活艱難，我姨娘和我母親商量，竟勸我當窯子。那時候，我雖然在高等小校畢過業，也不過是一個十六歲，薄弱無能的女兒，

有什麼方法來維持我們的生活呢？……」她的像貌由歡悅而變作沈靜，再由沈靜而變作緊張，眼睛裏似乎要流出淚來，好像顯示她胸裏蘊藏着的春水般的痛苦。

「也是現在社會制度的犧牲者啊！」他對於她的惡劣的命運很抱同情，不禁要這樣地喊了出來。

天快亮了，佢們也雙雙睡了。房中除梳妝臺上的自鳴鐘發出「滴得滴得」的響聲外，什麼聲息也沒有。只有那灰黃色的暗弱的燈光卻一閃一閃地射着，好像在暗示一種沈靜的愛的情感。

二

過了幾天，正是輝煌的電光開始點綴黑夜的時候，他跑到雪妃那兒去，適逢有一班客人在她的房間裏正鬧得起勁。一個毛夥便引他到紅珍的房間裏暫且坐坐，讓那班客人走了，再到她的房間裏去。雪妃知道他來了，便走進來和他應酬。

「嗚！天氣熱極了！客人又多，簡直忙得要命！」她挨近他坐着，手拿着一把粉紅的花鵝毛扇子不住地亂扇，故意撒嬌似地說。

「可憐的妹妹，我來替你扇風。」他說了，右手便拿起桌上的一把大芭蕉扇，對着她輕輕地搖着，左手就握着她那冰涼的，棉條般軟的手。

她很感激似地對他點頭一笑，隨即吟着泗州小調，而他也輕輕地和着。

「雪妃！你過去招呼他們去吧。我一人坐在這兒，是沒有關係的。」他忽然很溫和地說道。

她走出房去以後，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張晚報，坐在牀上看着，藉以混混這一二十分鐘無聊的時間。

忽然門帳打開了，紅珍走進房來。她穿着一件白花洋布的單旗袍，她的身體很肥，所以行動很覺粗笨，簡直像一個活動的木雕的羅漢。她的眼皮凸出，眼睛細小得像豬的一樣；從她那緊鎖的眉宇，可以想見她那無處可訴的無限的憂愁和悲哀。

「你來了！」她對他苦笑了一下，敷衍着說。

「你好？」他很可憐她，但是想不出什麼適當的言詞來安慰她。

「好。」她雖然帶笑回答，面上卻呈出一種不可思議的神色，好像表示誰也不能了解她胸中蘊蓄着的痛苦。

她喝了一杯茶，仍走出房間，往院子裏乘涼去了。

他仔細瞧着房間裏的一切陳設。房間的面積很是狹小，又不通空氣。桌上擺着一個粗瓷茶壺和幾個茶杯；鏡臺上隨便排着幾個空香水瓶子，和鑲花盒，梳篦之類的東西。一架很舊的木牀上鋪着打了補釘的被褥。牀頭張着一幅破舊的市布幕帳。更可惡的，那一盞電燈只吐出幾線灰黃色的微光，好像在故意地藐視這房間裏的窮愁的主人。

這房間裏差不多沒有到過一個主人自己的客人，只有別人的熟客常借這兒坐坐罷了。與其說這是一所倒霉的妓女的房間，倒不如說是一間痛苦的牢獄或淒慘的冷宮。

她瞧見粗劣的陳設，正在感慨不平，恰好雪妃掀起門帳，含着笑喚他轉房間。

雪妃今天打扮得很是雅緻：頭髮燙得蓬鬆鬆的，腦後梳着雙髻，幾行散髮很自然地覆在額前；白夏布的短衫，粉紅的小衫，青華絲葛的長裙，白絲襪，黑皮鞋；全身裝飾得像一個妙齡的天真爛漫的女學生。

他瞧見她這種雅素的裝束，心裏十分地痛愛她，故意地想些話來和她談笑。

「這大熱的天氣，你的客人又多，日夜的應酬，也夠累你了。」

「我們喫了這盤飯，就是苦也沒有辦法。像你們老爺先生們，還有開心來逛窯子，拿人家的痛苦來當自己的快樂。你是很體貼我的，處處都替我照應。可是有許多客人，很難招待。他們有時候和我鬧得厲害，動一動就是一身汗。我最討厭他們揉我的衣裳，乾乾淨淨的，一會兒就弄髒了。」她將他認作她的知己，所以敢在他的面前發牢騷。

「是呀，你們喫這盤飯也很不容易啊。」他點頭。

「有許多客人真難招待。我們稍微疏忽一點，便大發脾氣，那一種臉像怪難看。我們反要忍氣吞聲地去和他們親近。我也不明白，爲什麼我們當姑娘的就這樣下賤。」她訴

出她的痛苦，臉上已浮出幾朵愁雲。

「還有許多不知事體的人罵你們是社會上的寄生蟲；卻不明白你們走進這條路，不是自願的；而且進來了，還要受種種的痛苦。唉！一個好好的姑娘，要不是爲着飢寒，誰肯當窯子呢？」他更加上這層感慨。

「你喫西瓜嗎？我這兒有很好的。」她突然發問，打斷了上面的談詞，彷彿不忍再往下去訴她們的苦楚。

「好。」他明白她的心理，就答應了。

她從櫃裏取出半個大西瓜，又拿了一把調羹，挖起一塊紅瓢，自己咬了一半，將剩下的餛在他的嘴裏。他很歡喜地嚼着。但們互相餵着，將西瓜慢慢地喫完。接着她又拿毛巾和他擦嘴。

「現在會沒有客來了吧？」他問道。

「沒有準兒，快到十一點鐘，大約會沒有了。今天是禮拜四，客人比較少些。況且天氣

炎熱，誰都願意找個清淨地方乘乘涼。只有禮拜六和禮拜日這兩天，客人就比平日多些。到半夜過還有人來打茶圍。」

「那末，我就可以不必往外面玩去了。」

「你還出去玩什麼？早點寫賬吧。我們好預備睡覺。」

他取出五塊錢交給她，而她便叫毛夥在櫃上去寫賬。

「喫什麼點心？」她問道。

「天氣熱，我不愛喫。你歡喜喫什麼，儘管去叫。」

「喂！福興館的冰糖蓮子很好，你喫不喫？」她很誠懇地問着他。

「也好，去叫一盤吧。」

佢們商量定了，便吩咐毛夥去叫點心。

佢們坐在牀沿上談笑，十分得意。不久，他忽然想起紅珍的遭遇，胸中很覺難過，使問

她道：「紅珍怎麼沒有客人？」

「哦！她可憐得很！她臉子又不漂亮，身子又笨，加以人還有些傻氣。誰願意挑她？」

「這樣，她不虧賬麼？」

「誰說她不虧賬？自從去年十二月來到這兒，到現在一共有了七個月，聽說她欠櫃上的賬快有兩百圓了。」

「她是自己混的麼？」

「自己混的。可是她欠了櫃上這麼多的賬，不能償還，只得將身子抵押。還不是等於有領家的一樣？」她說時臉上現出一種愁悶的神色，好像有「兔死狐悲」的樣子。

「她有親人在北京嗎？」

「有一個母親，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她母親老了，只能替窩子裏洗洗衣裳，做做零活。她姐姐長得更難看，也在窩子裏當媽子。妹妹的年紀還小，姿色平常，聽說在跟人家學戲。近來時局不太平，所以窩子裏的生意也不好，加以百物昂貴，她家裏簡直連糊口也困難。」她慢慢地敘出這段可悲的情節，隨即又歎息了幾聲。

「難怪她那樣愁眉苦眼的！」他不禁對紅珍表同情。「你大概不會虧賬吧？」他更逼緊了問她。

「還可以混得過去。不過這年頭兒，無論甚麼生意，也沒有錢賺。講到我們這行下賤職業吧，捐款就確實不輕。每個姑娘每月要納花捐三圓。近來警察廳又出告示，限定姑娘每月要上醫院檢查一次，須交檢查費六毛。有病的必須診好後，方準留客。盤子錢，姑娘還要讓櫃上平分；客人的五圓錢的宿費，櫃上也要分去兩圓多。像這樣地分去，當姑娘的能得幾塊錢呢？生意好的姑娘已是很難維持，倒霉的就更不用提了。」

「唉！你們日夜辛苦，自己所得的報酬很少，大部分的利益都被你們的掌櫃，領家，和官廳剝削去了。而你們自己還是終年窮困，連身體也不得自由！」他發出這一段憤慨的議論。

「你還不知道，更有可惡的事情呢。像這次人明醫院的醫生檢查窩子，若是遇到生意好的，就是她沒有病，偏瞎說她有病，不準留客；但是姑娘若肯送他們幾十塊洋錢，他們

就證明她的病好了，或是沒有病。」

「豈有此理的醫生！也難怪。官員也好，慈善家也好，教育家也好，只知道搶錢，他們一樣地可恥！……」他說到這兒，忽然住了口，因為一個夥計恰好在這時候進來，叫「點心來了。」

夥計將點心排在桌上，即刻走出房去。於是佢們同坐在桌旁喫點心。

不久，這房間又充滿着「熱烈的愛」和「生趣」，彷彿是一座極樂的天宮。

三

時光雖是如江流一般不斷地往前奔馳，荷生的桃色的幸福卻不能長久地存留或繼續地產生。他爲雪妃欠了許多的債，衣服，器具，書籍等等也漸漸地典賣淨盡了。但是，他如果手裏只要有了一塊錢，便不顧一切，定要送往她那兒去；即使回來要餓肚子，也是心甘情願的。牀上的被褥也當去了；房闔裏除開幾塊鋪板，一牀棉絮，和幾堆破書外，稍微值

錢的東西，已弄到一點也沒有了。衣裳也只剩得身上的一套單袴褂和一件竹布長衫。

前幾日的一個夜晚，他在雪妃那兒玩了一會，出來時付不出盤子錢，覺得當時她臉色很難看，也沒有送他出房門。他很喪氣地回來，深悔不該空手去逛窯子。

這天他費盡了心血，纔找得一塊錢；晚上，便走到她這兒來。他很留心地觀察她的臉色和行動，看她到底有沒有真心。他覺得她的舉動比較從前不同：她待他有幾分冷淡，並且時時加以白眼或譏笑。他要求她同躺在牀上談談，也被她故意地拒絕。他胸中很不舒服，呆坐在牀沿上幻想着。最難堪的就是她那驕傲的歌聲和歪斜的視線，使他心裏湧起一種重大的傷感。

過了片刻，她走近他的身旁，笑着問道，「你今晚帶來了多少錢？」

「一個銅子兒也沒有！」他覺得她那種笑容是虛偽的，便故意地帶着刻薄的語氣回答。

「真的？」

「誰騙你？」

於是她走開了，倚着桌旁坐着。他也不睬她，只靠住牀欄杆坐着，燃了一支煙捲兒，拚命地狂抽。

「你前次的盤子錢，還是我悄悄地向阿姨借來墊上的。當時我約她明晚歸還。這幾天你又沒有來；今晚卻又沒有帶錢來。叫我怎麼對她說？實在沒有面子！現在不比從前，我們當姑娘的也沒有錢替客人墊盤子。」她終竟忍耐不住了，便對他說。

「你跟我墊過多少盤子？」他冷笑着問道。

「一個。」

「哼！一個還值得誇口補給你吧。他說了，從衣袋裏掏出那僅有的一塊錢，往桌上一拋，隨即「噹」地響了一聲。

「還是不夠。」

「什麼？不夠？……」他沒有答完，便怒氣填胸地衝出房門走了。

他回到會館裏，已經是半夜過了。同院住的人們都早進了睡鄉。院子裏很是涼快，他便躺在藤椅上納涼。這時候，灰藍色的天空高懸着剛殘的月兒，繁星更燦爛地閃耀着。牆腳下的草叢裏有時傳出「唧唧」的蟲聲。葡萄架上的枝葉被微風吹着，輕輕地在月光下搖動，更「沙沙」的響着。一切都似乎充滿了秋夜的詩意。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朝紅。』何況是窯子呢？」他不覺嘆道。現在他的頭腦似乎是冰冷的，對着這樣美好的夏夜，並不發生絲毫愛戀的情感。他一想到雪妃待他的情形，心裏就萬分地難受，更聯想到嫖的問題上來——

窯子已經不能算做人了，不過是皮肉製造的機器；她們爲了金錢不得不假心對待客人。其實，也難責備她們。她們正像馬路上拉大車的騾馬一樣，只供他人驅使的。

嫖客就好比大車上的貨物；窯子裏的掌櫃和領家就等於商人或資本家；阿姨，媽子，毛夥等人就是趕大車的夫役；這樣的情形，嫖客那能在像騾馬般的窯子身上得着甚麼

安慰呢！不過在大車上坐坐，不知不覺地替那種用婦女當騾馬的商人或資本家產生了許多的利潤。假設這種貨物沒有利潤可賺，她們也不得搬運了。

夜風吹得他涼爽極了，他感覺身體受不住寒氣的侵襲，便進房預備睡覺。靠近牀鋪的凳子上燃着一盞煤油燈。他躺在棉絮上，瞧着滿房悽愴荒涼的景象，和往日精巧華美的陳設比較起來，眼角裏不覺流出兩行清淚！

「荷生！你竟墮落得到這步田地！」他受着良心的感動，很沈痛地歎息。

跟着，他很痛快地哭了，手足不時地在鋪板上撞擊，髒而黑的枕上已經被眼淚浸溼了幾大塊。他現在懺悔了——懺悔以前的浪漫行爲。那初次和雪妃相見時的瘋狂，那荒亂的縱慾，他現在想來，覺得是他生活中的污點。他學生時代的寶貴的光陰和家中寄來的血汗金錢，卻大半犧牲在這種無聊的嗜好上面去，這是很使他懊悔的。他又想到這回爲着盤子錢和她爭鬧，更覺得慚愧，無限的悲傷如蠶絲般地圍繞着他。

不久，他因爲過於憂愁，身心感覺疲倦，便蓋着半牀破絮，很寂靜地睡了。

最近以來，荷生的形狀與行爲有些變化了。他的面容憔悴，兩眼深入，顴骨高聳着，臉色蒼白得可怕，眼窩裏更顯出一種暗灰的顏色；頭髮蓬鬆得像一叢亂草；穿着襤褸的衣服和破壞的鞋襪；看來活像一個乞丐。有時候他一清早跑往附近的菜市裏去。他很瀟灑地在這兒一瞧，或那兒一望；如果遇着一個漂亮的姑娘或婦人，他必定追逐她，一直送她到家裏。有時候他更無意識地在路上瞎跑，一直到腿腳酸痛，纔肯沒精打彩地回來。

一次，他站在一家華麗的鞋鋪前，直着項頸，雙眼釘着那些秀美的，尖而窄的繡鞋，覺得很是可愛；他的右手便不知不覺地插進袴襠裏去，貪圖那幾分鐘的舒服。自從發明了這種新奇而簡易的洩慾方法後，他便一試，再試，而至於無厭了。

一天傍午的時候，荷生想起兩月以前雪妃對他的冷淡，還有些餘恨，便寫着下面的稿子，想投到消閒錄上去登載，藉此發洩埋藏在他心裏的牢騷。

「雪妃，蘇產也，爲梨香院之臺柱。貌固秀麗，人復聰慧，長應對，善酬酢，故王孫公子咸樂就之。惟邇來頗形驕矜，舊狎客皆裹足不前。從此梨香院門前車馬將日見冷落矣！惜哉！……」

院子裏的西北風「唏噓嘩喇」地刮着，紗窗上的紙幕被風吹得一閃一閃地鼓動着，黑紗便從外面飛進房間裏來，撒滿在桌面上。因爲冷風和寒氣的侵襲，他竟不能完成他的花報稿，雖然他曾屢輟屢起地在紙上畫着。

在這種北地大陸氣候的初冬時節，已有七八分冷了。他身上只穿着一件舊的灰色線布的薄棉袍，兩腿只套上一件破夾袴，他自然覺得是極冷的啊。幸得桌旁還有一個白泥火爐，裏面燃着熊熊的煤火，所以他還可以勉強禦寒。

他執着筆，想了一會，仍然不能繼續地寫下去；便將椅子搬在火爐旁坐着，兩手不住地在火焰上烘擦；他那兩道粗黑的眉毛和平日一樣地緊蹙着，那一雙魚白色的，帶有血絲的眼珠卻死釘着那從爐中閃出的藍紅色的火苗。他這種態度好像在表示一種不可

思議的情緒。

這時候房門「呀」地閃開了，長班走進來，將兩封信遞給他，便即刻退出了。他看看那兩封信套：一件是粉紅色的，上面的字跡潦草；一件卻是從他家鄉寄來的。他把前面的信封拆開，帶着奇異的神色，看着——

「老荷：

你多久不到我這兒來了。我想念得很。現在你好嗎。你爲什麼不上我這兒來呢。莫非是我前次得罪了你。我是不會說話的。請你不要見怪。我今天下午回家去。和我母親大鬧一次。原因是這樣的。她說我近來生意不好。沒有多的錢給她用。又說我的客人都是些窮鬼。還罵到了你。我忍不住就和她吵起來。可恨我母親的姘頭偏幫助她。把我打了一頓。你看他們可不可惡呢。我現在氣得很。恨不得要死去。望你快來看我一下。我的妹妹四寶也要你來玩。祝你安好。

小妹雪妃。星期日。」

他看完了這封信，仍然把牠捏在手裏，靠在椅上幻想；他的眉毛起初往上豎着，繼而深鎖着，後來便憤憤地展開，兩頰和眼角上也現出幾根喜悅的線條。他回憶着，很快樂地回憶着以前和雪妃的種種的趣事。

甜蜜的往事使得他的死滅了的情火重復在他的胸裏燃燒起來。他的腦筋裏甚至於全身的每一個細胞裏都似乎有一個雪妃的小影在活躍着。他又想到雪妃被打的事，就像有一個惡狠狠的搗母和一個哭泣着的妓女活現在他的眼前。他很替雪妃抱不平，恨不能即刻前去安慰她。

忽然，他瞧見那擺在桌上的一封未拆的信，便將手裏的一封放開；很不願意地去拆開來，草草一看，就把牠撕碎了。

「討厭！還不給我寄錢來！我快窮死在外邊了呢……」他簡直氣得抱怨着他的家庭了。

他家裏還是五月裏給他寄了二十圓錢的，七月裏雖然又匯來了五十圓，但是不到

兩個星期就浪費得光光了；從此一直到現在，連匯款的音信也沒有。

在一陣驚喜和煩惱之後，他覺得餓了，便起身將早晨剩下的殘菜和冷飯傾倒在一個洋鐵鍋裏，放在火爐上熱着。片刻間，他揭開鍋蓋，菜飯的香味便隨着熱騰騰的水蒸氣瀰漫在房間裏。他用筷子在鍋裏攪了幾下，知道飯已熱透了。他坐在桌旁，開始喫着午餐。

至於菜飯的味道，他並沒有顧及；他只知道餓了，就要將食物往口裏送下。他的腦海裏重復興起猛烈的性慾的波濤，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在用午餐，更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他的溫暖的房間裏。想像引着他到了一個奇幻的境地。在一條黑暗的胡同裏，他用手鎗對準一個行人，這樣，索得了十塊洋錢。他丟了手鎗，跑往藥房裏買了一小瓶鐵水，藏在身上。他到了雪妃那兒，和她一同睡着；經過一度安慰之後，他便暗地將鐵水拚命地吞下……現在他離開幻境了，口裏所吞的不是鐵水，卻是最後的一口菜湯。他笑了，很神祕地笑了；隨即想着：「我若真地那樣死法，倒也是幸福的啊，死死在一個溫柔的美人的懷裏！」

一刻鐘工夫以後，他就佇立在宣武門外的橋頭上了。他戴着一頂灰色的塗滿油跡

的呢帽，頂間纏着一條褐色的舊圍巾；他將兩手插在衣袖裏，無聊地倚着石欄眺望。橋上奔馳着的車馬，穿梭般的行人，橋下的半凍着的溪水，以及兩岸的靜默着的房屋和枯樹，都不能惹起他的注意。他想着要怎樣去訪看他久別的親愛的雪妃，又想着要怎樣纔能革新他的服飾，更想着要怎樣纔能裝滿他的皮篋。

後來，他決定只有上P大學去訪問他的同鄉明遠，順便向他借點款子。於是他便跳上了一輛洋車，命車夫拉往景山東街的P大學第二院去。

P大學第二院的寄宿舍門前不覺得怎樣地熱鬧，十多輛洋車沿階停着，車夫們或躲在車上歌唱，或蹲在臺階上閒談。此外就只有二三個賣食品的小販，和一個站在門旁的大頭紅臉的校警。荷生進門時，卻瞧見那個校警在注視着他，便裝了很大方的樣子，搖擺擺地走進來。這兒，他是常來的；所以他一直衝到了明遠的寢室裏。但是明遠卻不在寢室裏。他瞧見書桌上的鬧鐘的兩針恰恰相交在阿刺伯字二與三之間。他知道兩個主人還在上課。於是，他坐在明遠的牀上，等候着他的朋友的來到。他忽然擡頭一望，看見對

面的明遠的同學的牀上擺着一件青呢的大氅，他站起身來，走近那邊，將大氅的兩面審視了一下，不覺興起了一種愛好的心思。

「多麼好的大氅呀，嘿，配上狐皮的裏子！」他的好奇心便誘着他做出一種分外的行爲；他將那大氅穿在身上，恰巧，大小正適合他的身軀。他又瞧見牆壁上還掛着一頂獺皮帽，於是也將牠取下，戴在自己的頭上。他的心臟突然跳躍着。他覺得這種行爲有點近於偷竊，臉上便一陣陣地燒熱起來，隨即解着衣扣，想仍然將大氅脫下，放在原處。可是那午餐時的攔路劫搶的幻境又乘機重現在他的眼前，於是平常的理智便從他的腦筋裏逃出，充滿着物質佔有性的慾望。所以他又扣好大氅，走近房門，在裂罅裏窺探了一下，恰好外面沒有行人。他便乘去他自己的圍巾和呢帽，輕輕地出了寢室，向着寄宿舍的前門走來。遠遠地，他瞥見那個門旁的大頭紅臉的校警，立刻喫了一驚；要想退回去，後面卻又跟着幾個人；他只得放大膽量，假裝着鎮靜的態度，仍然向前面衝來，可是他的心房已經忐忑得連呼吸都急迫了，而臉上的顏色也紅一塊白一塊地變得驚慌極了。

「你找誰的？」那個校警早已看出荷生的破綻，當他出門時，便攔阻着他，試問道。

「找……找……」荷生已經張惶得無計可施，簡直不能回答，身體也不知不覺地戰慄起來了。

「着的誰的大氅？」那個校警掀開荷生的大氅，看了一下，嚴厲地詰問。

「誰……誰的……是……是我……我……」這個可憐的初次冒險家完全變成了一個獸子。

「門房這兒捉住一個賊！來，把他鎖起來！」那個校警抓住荷生的衣領，將他拉到傳達室的旁邊，大聲叫喊着。

「把他鎖在後面的黑屋裏去。壞蛋！你瞎了眼睛，竟偷在咱們這兒來了！」門房跑出來嚷道。

「把他捆起來！」

「打死他！」

「『嗚呼！』這一响常常失掉東西！」

「……………」傳達室的門旁已經圍滿了幾層人，大家喧鬧着。

這個可憐的俘虜已經是無可奈何了。他垂着頭顱，不發一言，那兩道粗黑的眉毛蹙得聯成一條了，那糊滿血絲的眼睛也似乎閃出淚光來了。「劈！拍！」他的臉上忽然着了兩個耳光。他即刻覺得頭暈，臉上早已燒熱起來，口裏覺着鹹味，原來，牙齒也被打傷，鮮血從嘴唇裏流了出來。「哎呀！」他的背上和腰裏又着了幾拳，忍不住劇痛，便叫了一聲。

「打打！」

「打死他！」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把他關起來再說。」門房攔住嘈雜的羣衆，隨即將荷生所偷的大氅剝下，獺皮帽也取了去。另一個校役便拿一根藤索將被捕者的兩手反捆起來。門房和校警立刻把他拉到傳達室後面的一間黑屋裏，外面又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明遠恰於這時來到屋外探視，發現捆着的竊賊正是荷生，他不覺嘆了一驚，心裏大大地詫異起

來；但是他不便和被捕者交談，一時也沒法營救，只得搖搖頭，走開去了。校役將荷生繫住在一張舊牀上，即走出黑屋，關好屋門，又加上一把銅鎖。外面的觀衆也漸漸地散去了。

荷生被監禁在黑屋裏，很覺氣悶，但是比包圍在人羣中反要舒服些。這是他生平沒有經歷過的囚犯生活，所以他不免有許多懊悔和傷心。他坐在牀板上，全身凍得發抖，兩膀和兩手也捆得麻木起來了。於是，他落了幾滴慚愧的熱淚。他開始埋怨着自己；忽轉恨到雪妃，又轉恨到那個校警，門房，校役及觀衆；更抱怨到他的家庭和社會。他想，爲着一個可愛的妓女，便誤入邪途，變成一個最卑賤的竊賊。然而，他也受過大學教育，爲什麼墮落到這般景況，他自己竟不知道。

不久，他又安慰着自己，以爲這並不是什麼重大的罪惡。他認定爲着要求一個不幸的妓女的愛，而借取社會上一個闊人的一件衣服這種行爲沒有什麼不對。況且，求雪妃的愛，他認定是正常的；只因環境不許他有機會，賣掉他自己的勞力去解救一個被生計壓迫的弱女，所以纔走到偷竊的路上來——這種罪咎，他自己不承認負責。他覺得比他

自己罪惡大過萬倍的強盜，反安然在社會上存留着，竟受許多盲目的尊榮和崇拜。現在他覺得泰然了。他忍受着黑暗，強耐着凍餓；等候着未來的所謂公平的裁判。

但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第二天早晨因為明遠的營救和一部分人的憐惜，他便恢復了自由。他雖然平安地返到寓所，不幸那天晚上就害了病了。

五

在協和醫院的一間三等病室裏，荷生昏昏沈沈地躺在鋼絲牀上的潔白的被窩裏面。他覺得頭部很熱，好像比平日沈重了許多，簡直不容易擡舉或移動；全身也沒有絲毫的氣力，胸部好像被什麼東西緊壓着一樣，呼吸很是急迫。最使他困苦的就是喉嚨裏時時有一種痰涎湧上，他不得不免強地擡起頭來，將牠吐到痰盂裏去；然而當他每次這樣動作的時候，額上和背上定要發出一層冷汗。用他平常對於疾病的常識來測驗，他知道他自己的病勢很是危險。但是他又相信他自己總有痊癒的一日。

他無意識地望着上面的雪白的天花板。他想當病癒出院的時候，一定要跑到梨香院去看看他久別的可愛的雪妃；那時候，他一定先要緊抱着她，不斷地狂吻，然後將他爲了她而受辱以及害病的情形細細地含着淚兒來告訴她。在他的心目裏，雪妃並不是一個窳子，雖然他每次須用金錢去買她的愛情；若將她更與那些只知道有金錢而沒有愛情的小姐比較一下，也許反要尊貴許多。於是，他自己默祝着：「病魔啊，請你快地離開我啊！」

一會兒，明遠走進病室裏來看望荷生。病人瞧見他的朋友坐在他的身旁，覺得心裏忽然舒暢了許多，便要爬起來坐着談話，但是卻被明遠勸阻了。

「今天好些了麼？」明遠問。

「不見得好。不過精神比昨天稍微清醒一些罷了。昨天你送我進院來的時候，我簡直昏亂得耳聾目眩呢。」病人低聲回答。

「醫生說你害的是肺炎，一時不容易痊癒，並且須要靜心地休息，最好是不要思慮。」

和煩惱。

「是。這次你爲我太出力了。我在會館裏起病只有兩天，你就設法送我進院來，我是非常感謝的。」病人輕輕地說着，蒼白的臉上呈出一絲笑容。

「這不算什麼。只希望你的病趕快好。」

病人忽然爬了起來，靠在牀欄上坐着。

「你不要坐起來呀。」明遠又勸着說。

「躺久了，反覺得難過，所以要起來坐坐。」病人這樣地回答，隨即又問着明遠：「你衣袋裏插的是什麼報紙？請你拿給我看看。」

「啊，是一張晚報，我剛纔在醫院門前買的，我自己還沒有看過呢。」明遠笑着把報紙遞給病人。

病人先將晚報的第二版隨便閱過；便轉看第三版；於是他即刻帶着一種驚奇的神色，注視着這樣的一段消息。

「妓女雪妃自盡」

——朔風夜裏美人慘死，層冰破處香消玉殞。

小李紗帽胡同梨香院名妓雪妃，蘇州人，近因營業衰落，負債纍纍，竟於前日深夜潛行至天橋迤南某池旁，跳冰身死。至今晨有某小販在池畔拾得藍呢皮領女大氅一件，袋內並藏有致客人荷生信稿一件，當即一同呈繳南區警署，屍身已於午前由警署派人前往撈起，經驗屍員宋德海、穩婆周氏查驗，於頭部及背上皮膚發現重傷數處，並聞梨香院掌櫃及屍家屬均已帶署究訊。又據本報記者調查所得，雪妃死因係伊母及伊母姘夫曾於近日爲計較夜度資辱及伊恩客荷生，伊代爲辯護，終以互毆，復被擊傷故一時氣憤，行此短見云云。

「哎呀！這怎麼得了！你看，雪妃竟爲着我而死了！唉……不得了！真不得了！病人看完了那段消息，伸開雙眉，張開大口，蒼白色的臉皮緊張着，絕望似地嘆道。

「怎麼啦！怎麼啦！不要驚駭！不要驚駭！」明遠即刻站起身來，搶了報紙，查看着那段使病人受驚的新聞。

現在病人已經倒在被窩裏，悲悼的熱淚從那雙如死魚眼睛一樣的眼眶裏滾了出來。他好像發羊癲瘋似的，躺着不動，目光直射着上面的天花板。明遠也丟了報紙，俯着頭，在病人的身旁不住地呼喚着。

過了片刻，病人漸漸地甦醒了，可是他的目光仍然往上射着，過了一會悲嘆着：

「雪妃！我倆是一對現代的犧牲者啊！」

「請不要過於傷心，要保重你自己的身體呀！」明遠帶着愁苦的臉色，規勸這個可憐的哀慟着的病人。

「啊——」

恰巧，一個漂亮的年輕的看護婦正在這時候走了進來。她穿着一身潔白的制服，面帶微笑，站在牀頭的小桌旁，兩眼瞧着明遠和病人。她覺得病人的神色有些異樣，就拿了一管浸在酒精杯裏的體溫測驗表，走近牀旁，正要將牠放在病人的口裏。忽然，病人爬起身來，對她呼着：「雪妃！我的雪妃！來！我要吻你！」

病人向着那個呆立着的看護婦竭力地一撲。可是，她卻很乖巧地閃開了。而這個可憐的癲狂的病人不幸撲了一個空，就跌倒在樓板上了！經明遠和看護婦兩人擡放在牀上之後，這個不幸的病人已經是懨懨一息了。

看護婦勸告明遠暫時出去，免得驚擾了病人。明遠點點頭，便帶着一副憂愁的面孔，跟着看護婦出去了。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的光景，正常病室裏的電燈開始射出灰黃色的光線的時候，病人便從一陣昏迷裏甦醒過來。他的病勢突然劇烈了：他覺得胸部彷彿壓上一塊石頭，喉嚨裏的痰涎更湧塞得難過；他想擡起頭來吐痰，可是頭部和四肢都好像釘住了一樣地，已經不能聽從他的心願了。於是，他知道他自己就是頃刻間的人了。他的陷落在骨窩裏的失了神彩的眼珠含着最後的淚兒，鼻腔裏只剩着一絲絲將斷未斷的氣息。

離京

—— 他是多麼地失望啊！

這是南山離京的一夜。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他就將行李搬到東車站，等候搭第三次
的京奉快車赴塘沽，再乘海船赴上海。候車室裏的人很是擁擠；滿處都堆積着行李。他獨
自坐在椅上，面對着他的兩件行李；臉色看來似乎很沈悶，態度也十分寂靜。

最使他感受痛苦的就是等火車或輪船，今晚他偏又遇着這種痛苦。但他總想設法
來減少牠，便買了一分晨報，雙腳靠在行李上，有心無心地看着；間或和臨近的旅客攀談
幾句，或者燃一支煙捲兒，無聊地抽着。雖然這樣，在他的眉宇間仍然顯出一種苦惱的樣
子。

現在已經是八點鐘了，距開車的時間只有十分鐘。他已經安然地坐在三等客車裏面了。看見車內有伴侶的旅客和車內外送行的男女，他更覺得自己的孤寂。本來是在昨夜的離別宴席上，他的朋友要他說明起程的時日，以便赴站歡送；可是他只說行期尚未決定，待決定了，自然會通知他們的。到了今夜，他偏偏一個人悄悄地動身，並不通知他們，其原因無非是怕使他們麻煩。但一瞧見那些送行的男女，他便很是感傷，又恨不得有一個朋友前來送送他。

一會兒，車輪慢慢地轉動了。那些送行的男女都站在月臺上，對他們各自的旅客行禮；有許多揚起帽子和手帕，對車裏的人搖動着，更有少數追着車走，敍他們最後的離別語。這時候南山卻一人煩悶着，羨慕他們的榮幸，胸中好像有針刺一般地難過。

在月臺上最末的一羣人裏，他發現了一個人，彷彿像他同住的朋友日新君，他即刻跑出車箱外，用力呼喚着：「日新！日新！」可是那人的影子早已瞧不見了，只有車輪「吼吼」的轉動聲，似乎在回答他的呼喚。他是多麼地失望啊！

一一 唉，一個絕大的犧牲！

火車行得很快，不到十分鐘，便出了北京城。他從車窗裏望出去，見着一幅淒涼的圖畫。一輪寒月疲倦似地懸掛在那淺灰色的天空。西北風刮得似乎很厲害。枯林，泥岸，荒田，冰溪如睡眠似地沐浴着寒冷的月光。遠遠的西方，尙模糊地現出暗灰色的，矮小的城牆和城樓。這幅淒涼的圖畫贈與他無限的悲哀。他傷心極了，再不敢鑑賞這種富於刺激性的景緻；便背着車窗坐下，奇幻的聯想如潮水一般地在他腦海裏不住地起伏：——

那可愛的北京，我的第二故鄉啊！我現在同你離別了！那秀麗的北海邊，偉大的天安門前，雄壯的牌樓下，雅緻的紅牆畔，從此也找不出我的足跡了！可讚美的北京人喲，你們忠實樸厚的氣質，使我永遠永遠地不會忘記，雖然我離開了你們。親愛的朋友們，我幾時再能同你們在一塊兒暢談歡笑呢？唉！這簡直是一個犧牲，一個絕大的犧牲！

再說，一個人在北京生活是多麼地困難呀！我自從去年六月在 P. N. N. U. 大學校畢

業後，一連閒居了七個月，謀過多少的事情，都沒一件成功。我的生活自然是很危險的。每日總是過着借債和被債主逼迫的生涯；有幾次，簡直斷炊了，只得住在朋友家裏喫喝；有時候，如一個乞丐一樣，嘗試那飢餓的滋味。那時候，我都很安心的。因為從前我主張，一個青年要多多受點折磨，方纔知道人生的真義。一個人嘗試過飢餓的味道，是很榮幸的呢。在困難的環境中，我們只要有決心和牠去奮鬥，將來總有比較好些的一天。能勤苦耐勞的人，決不至於餓死的。可是現在有些不同了。就是我們再努力些，再勤苦些，也還是要窮餓，甚至於要餓死呢！無論你有多大的本事，在現在這種社會裏，只有窮死的可能性。所以我以前的主張就有些靠不住了。

現在的北京好比一個窮病將死的老人，轉眼就會要壽終正寢；無論一切的甚麼組織和事業，早已被軍閥們弄得沒有一線生機了，都將被他們埋送到墳墓裏去。在這樣的地方，我能夠久留麼？爲着生活的壓迫，我就不得不赴上海了。可是誰又保得住到處不是一樣呢？唉！飄流吧！天生我，就是一個天涯地角的飄流者啊！

那可愛的北京，我的第二故鄉啊！我現在同你離別了；我的腦筋裏永遠永遠地深刻着你的一切。我很希望數年後能再見見你。那時候，我預祝，你要有一番新的氣象！

三 「痛苦的結晶」

南山幻想了一會，心裏愈覺難過，加以旅途中的孤寂和煩悶，精神更無處寄託，便和同座的旅客隨便攀談，倒可以稍稍減少幾分無聊。他談了一兩個鐘頭，覺得有些疲倦起來，便躺在靠椅上休息；但是那無限的愁絲又緊緊地環繞着他的四周，於是他含着悲哀和煩惱跑往睡鄉裏去了。到他醒時，已經是半夜過了；距抵塘沽的時間，只有一個多鐘頭了。他便從網籃裏取出他的一本日記痕跡，拿在手裏，隨便翻閱。後來他翻了一會，翻到一篇，叫做「痛苦的結晶」；於是便留心地默讀着。

今天是我生平未經歷過的第一天。上午八點多鐘的時候，我纔從虛幻的夢裏

醒過來。昨晚受了寒，鼻孔裏被痰塞住，呼吸很不暢快。在這種深秋的天氣，一個人本來是容易受寒的，何況我日裏只穿一件破舊的夾袍和一條單袴，夜間睡覺只蓋着半牀髒而亂的棉絮，自然免不了要害病啊。我的頭腦有些昏痛，好像比平時沈重了許多；肚子裏更「咕嚕咕嚕」地響得難過，因為我昨天一天只喫了五個燒餅，很覺得飢餓。我躺在牀上，竭力思索，想找出一個方法，得幾個銅子去買點東西充飢，可是，我的天呀！有甚麼方法呢？衣服早當光了，連牀上的被褥氈子等也押在當舖裏去了；幾本好些的書也早變賣了，就是房裏稍稍值錢的東西都已售給打估人了。但是怎樣辦呢？只好直挺挺地躺在牀上，讓肚子去響罷了。

究竟飢餓還是厲害喲！牠絲毫不放鬆地在我腦子裏刺激着，於是我不得不忍着頭痛，爬下牀來。只覺得全身軟弱，膝部也很酸痛。一個人餓極了，只知道要找食物，怎能顧到那些呢？

我在房裏亂翻了好久，纔找到幾個圖章，一個象牙的，三個玉石的，想把牠們換

錢充飢；便帶着牠們，往宣武門裏走去。但是走盡了單牌樓，問了好幾家收買舊物的鋪子，纔知道那幾個圖章只能換五十多個銅子；沒法，我只得仍然拿了回來。

在路上我遇着一個乞丐，向我要錢；那時我兩手空空，只得快快地跑開。但我心裏卻很受他的感動，覺得世界上還有比我更要窮苦的人啊。

「可憐的乞丐喲！我們都是『同病相憐』呀！我的確沒錢送給你咧。唉！富人們是一毫不捨的；他們只知道強奪他人的血汗金錢，來嫖賭逍遙，那顧及大多數的窮人啊。我們窮人，手不方便時，倒常常分給乞丐一兩枚銅子呢。」我沿路看着車馬如龍的街道和那些汽車，馬車裏的盛服的男子，胸中便充滿了無限的憤恨，發出了這一段不平的感慨。

唉！可歎！我正像一個久餓的野狗，在外面拚命地巡行了一會，也找不到半口食物，只得拖着尾巴，回到破漏的屋角下。我回時，身體很是痛苦；腿腳全沒有氣力，差不多有一個鐘頭纔回到會館裏。

關好了房門，我仍然安靜地躺在破亂的棉絮上；肚子裏雖是餓得難受，但心裏還覺得挨餓是一件頂寒餒的事，深怕外人知道了我。一個人雖是萬分窮苦，總要有廉恥。所以，我想雖是餓到這個樣子，還是不肯告知他人，去求他們的施捨，因為他們裏面，很少很少是真心救人困苦的，他們見人飢餓了，賜給人一頓飯，正同給一枚銅子與乞丐一樣地無意思呢。

後來，回憶着美好的過去，想到痛苦的現在，又推測危險的將來，我便不知不覺地流淚了！唉！我在大學校畢了業，花費了數年的光陰和成千的金錢，結果呢，只落得開居挨餓！又有甚麼話可說？

造物既賜給我生命，爲什麼還要使我受凍挨餓呢？我既是一個動物，就自然有生存的慾望啊。我既受過完滿的教育，有了謀生的能力，就應該有謀生的地方。可歎！這樣大的世界竟無我的立足之地！我想到這些，悲憤極了，便很沈痛而傷心地大聲哭起來；同時，手脚亂擊着牀板，身子也不住地翻轉。最後我不覺長聲歎道：

「這樣的社會！這樣的世界！……」

……

南山讀到這兒，火車忽然行得慢了，原來近了塘沽車站。他便收拾着行李，預備下車。他的臉色看來似乎仍然很是沈悶，態度卻帶了幾分的驚慌，而眼眶裏好像更飽含着亮晶晶的眼淚！

一九二八，二五，上海。

營長太太

駐紮在T市城隍廟的李營長，在兩個月以前，還是一個銅山著名的匪首，現在他卻是營長了。他部下的兵士不滿兩連，大部分都是從前山林中的弟兄；全營的鎗枝還不滿一百，尙且有十多枝是鏽壞不堪的。雖然他不懂得什麼軍事學，但是部下都很服從他，如果軍械和軍餉不成問題，他將來的希望是無窮的。所以他常常計劃着怎樣去發展他的勢力。

那一天，他捕來一個富家的青年，被誣作什麼黨的嫌疑犯。經過一度糊亂的審問後，他便將犯人監禁了。其實他對於任何的黨派也不明白，至於什麼黨徒就是罪犯這個問題，更無從得悉了。當犯人沒有捕來時，他早想到罰金上面去；所以他並不認真來辦理這

件案子，他唯一的希望是想從那個富裕的犯人身上敲索一大筆洋錢。

薄暮的時候，他回到營部附近的公館裏——這是一所民房的一部。他的太太仍然是笑臉歡迎他，忙着給他倒茶，點香煙。照例地，他首先就擁抱着她，「乖乖」地叫着，熱烈地吻着。雖然她厭惡這種肉的擁抱，但是在名義上還是他的太太，也不能拒絕他，只得裝着笑容來應酬。

烈火般的情愛的動作暫時停止了，他開始告訴她日間的那件案子。他怎樣地設法捕來那個富家的青年，怎樣地審問過犯人，怎樣地想取得一筆罰金，怎樣地預算來擴充鎗枝，怎樣地慶祝日後的幸福。他將這些情形很快樂地披露在她的面前。她聽了，心裏雖覺得他是一個剝削人民的小軍閥，恨不得痛快地咒罵他一番，但是被迫於他的威力，不得不勉強裝出愉快的態度，假意地稱讚他。無論怎樣，她的佯笑裏總帶有一種不自然的憤恨的情感，這是他沒有注意到的。

片刻的勾留之後，他要出外，臨行時，囑咐她等候着，他不久就要回來的。她倚着房門，

笑望着他雜糾糾地走去了。

營長太太獨自躺在藤椅上，覺得她自己忽然舒暢了許多，房間裏也清爽些了。她將營長看做一個魔王，見了他，就非常厭惡，害怕；但是反要裝出風流的樣子，忍着痛楚在他的面前獻殷勤。可是當他不在眼前時，她就要悔恨起來，咒罵着她自己的虛偽的表情。覺得她每天在兩個相反的女性的模型裏變換着：一個是很卑劣的妓女般的太太，一個是很苦惱的囚犯般的弱女。她怨恨她自己太沒有勇氣，竟甘心屈服在一個無知識的武夫之下，受盡了他的強橫的凌辱。回憶到過去的傷痕，她開始淌着亮晶晶的熱淚。

兩年前的夏天，她和她的未婚夫離別了家鄉，坐了一隻小民船，順着沅水而下。正當過那高聳的銅山，佢們歡歌着不久可以抵T市的時候，忽然聽見由山下傳來的兩次鎗聲。佢們知道遇着危險了，命船夫趕快地划過山去；可是接連地又是兩次鎗聲，岸上隱隱約約地聽見人喊着：「檢查！船靠攏來，檢查！船靠攏來！」佢們爲着免去生命的危險起見，

不得已命船夫往山下的岸邊划攏去。

船抵了岸，便上來五六個穿破軍服的荷着鎗的兵士。他們兇猛地爬進船艙，將乘客的身上搜洗一空；一口裝着三百多圓的皮箱和其餘的行李也被他們擡上岸去了。她嚇得躲在艙角裏哭。她的未婚夫只輕輕地說了一聲「我們是窮學生，求老總們開開恩」的話，便被一個兵士杵了一鎗桿。她見了，更其哭得悽愴了。

「喂！學生是有錢的，把他們綁起來！」兵士們商議着。

到這時候，佢們方纔斷定他們是真真的土匪，要想逃也逃不了，只得聽憑他們的處置。佢們被這夥土匪綁着，強迫地上了岸，跟隨他們茫然地走着。在路上，她的未婚夫只垂着頭，沒精打彩地前進。而她正像一個囚犯，在土匪的鎗桿之下，一步一步踏往危險莫測的密佈着陷阱的道上。她想世界上除了毒蛇猛獸之外，竟還有這樣殘酷的人；又想，瞬息間將要降臨於她的遭遇是怎樣的危險，是死，是生，是痛苦，是侮辱，都預料不到。

他們翻過一座小丘，行到一個荒草叢生的山谷裏；在一個土地祠旁的一條羊腸道

上，這對被綁者被推擁着爬上銅山來。她生平沒有走過這樣崎嶇的山路，況且又在惶恐之下，便越覺得步履艱難了。這夥凶猛的土匪不時又獠笑着，推着她往上奔跑。她便覺得四肢酸痛，汗珠和眼淚已經如暴雨般地流出了。

山腰的「嘯嘯」作響的松林裏，坐落着一所赭紅色的古廟，門前站着幾個守衛的土匪。當這夥強盜簇擁着這對可憐的被綁者走進廟門時，那幾個守門的土匪還舉鎗，笑着歡迎。那時候，被綁者的心，簡直震撼得要破裂了。

匪首坐在神龕前的木凳上，是一個高大的莽漢，一臉的橫肉，兩道濃黑的眉毛下，圓睜着灼灼的血眼，十多個武裝的土匪在他的兩旁排立着。她站在他們前面，兩眼不敢仰視，渾身顫抖着。她的未婚夫也驚恐異常，臉上沒有一點血色。

「什麼人？什麼名字？」匪首問。

「我叫馮俊立，她叫楊少貞，都是學生。」她的未婚夫答。

「你是她的什麼人？」匪首仔細看了她一眼，問他道。

「表哥哥。」

「什麼哥哥妹妹，不要騙我！你們都不是好東西——馮俊立，你既進來了，就不想隨便出去，限你一個月，叫你家裏送兩千塊錢來取人。」

「我家裏沒有這許多錢。」

「沒有錢？你會出門去讀書？——期滿了，錢不到時，就要你的狗命！」匪首說到這裏，就吩咐部下的人將他帶去監禁。

「楊少貞，我卻不想你的錢呢！哈哈！只要你的人就夠了！」他這樣說了，又命令人將她帶到他的房間裏去。

她的手臂上捆着的麻索雖然被匪首親自解除了，可是她的心靈又被無形的鐵索緊縛着。無論是他的好意的誘惑或惡意的恐嚇，她總不理會他，只伏在桌上哭泣。她緊念着她的親愛的未婚夫，想到他的家庭實在窮困，籌不出兩千塊錢的贖金時，就爲他暗暗地着急。又顧慮到她自己目前的危難，她更覺得悲傷起來，腦筋裏沒有生的願望，只有死

的決心了。

但是，在這天晚上，一個柔弱的女郎還能從兇猛的匪人手下保持她聖潔的身軀嗎？雖然她忍着痛苦與憤恨，被迫地做了匪首的妻子，但尚沒有行動的自由，終日被囚在一所黑暗的房間裏。她想看看他的親愛的未婚夫，也不能如願。每當外面的土匪呼號地擁着被綁者出去，傳來那可怕的鎗聲時，她就猜疑着或者被殺的是她的未婚夫，不免要嗚咽地難過起來了。等到一月過後，她能在廟內自由行動的時候，她已經找不到她的親愛的未婚夫了。她的丈夫雖對她說她的表哥已經釋放，但是她哪裏能夠相信呢？她斷定他家裏沒有贖金來取回他，她的丈夫也決不肯輕易地釋放他，也許他已經死在無情的鎗彈下了。經過多次的調查，她仍然得不到他的生死的確耗。漸漸地，這個問題也只得在茫然中冷淡下去了。

兩年後的春季，匪首便被省軍第二師招撫了，將全部的弟兄編成一營，受第八團的節制。這個新任的李營長與盛團長同駐紮在T市。

於是，她由匪首的妻子變爲營長的太太了。這在別人看來，或覺得是很光榮的，而在她的眼中，卻認爲是更難堪的羞辱。每當獨自寂寥的辰光，她總要回憶到過去的創傷；她那遠隔數百里的父母，那生死不明的未婚夫，那被摧殘的燦爛的青春，都能使她悲慟，落着辛酸的眼淚。

這時候，營長太太重復恨到她自己了。她想她並不是先前社會上的新女子，卻是苟安於壓迫下的弱者；也不是先前的父母的嬌女，卻是悲號於苦痛中的受難者；也不是先前的表哥的意中人，卻是獻身於仇敵的投降者。逝去的年華，她再不能追得。金色的好夢，她從此不再妄想。她只有哀憐，哀憐着自己的被蹂躪的殘軀，忍受那惡劣的命運的賜予。雖然她安心地忍耐着，但是仇敵的侮蔑和罪惡仍然接連地深印在她的記憶裏，仍然充滿在她的眼前，仍然刺激她的破碎的心底。

想到她的丈夫先前是一個殘暴的匪首，現在又是一個萬惡的小軍閥時，她痛悔當

初不該勉強做他的妻子，倒不如暗暗地自殺了，免得後來嘗試這種卑賤的圈牢的生活，她不但沒有報復她的未婚夫被慘殺的仇，反而做了仇人的妻子，竟有兩年之久。這樣，她怎麼對得住她的死去的親慝的未婚夫呢？營長並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仇人，這在她的心裏是早已蘊蓄着的。但是她爲什麼這樣地懦弱？她應該要鼓起勇氣來除掉她的仇人！

在她的腦海裏深印着的她的未婚夫是多麼地俊俏可愛呀！她的爽直的話，誠懇的態度，熱烈的情感，是多麼地值得她回憶啊！唉！誰知道那一次歡樂的旅行，竟成了他和她最後的聚會；那峻嵩的銅山竟做了他慘死的場所！兩年前悲痛的事跡，於今想來，正像發生在昨日呢……

她又顧慮到那個被營長捕來的青年。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監禁着的他是多麼地痛苦而可憐啊！他恰似她從前的未婚夫一樣，受着強橫的壓迫，說不定，生命也很危險的。唉！這一對不幸的弱者呀！

她含着悲傷的同情的眼淚，回憶着片片過去的斷腸的痕跡，憤慨着現在的她女般的生活，預測着將來的危險的遭際，竟嚎啕地大哭了。

後來，她覺悟到老是這樣懦弱地，像一隻小羔羊地過去是不行的；再不能作仇人的妻子了；再不能將她那殘留下的青春讓人蹂躪了。她要作一個自由自在的人。爲着她自己，那個被監禁的青年和社會的幸福，她一定要除掉這個可惡的營長。最後，她忍着酸痛，縈迴地思索着除掉他的方法。

她決然地吩咐馬弁到菜館裏去叫幾盤營長愛喫的菜，她自己又備置了兩瓶頂上的汾酒。她想等她的丈夫回來了，要和他痛飲一次凱旋之酒。她又寫好了一封祕密的信，藏在她貼身的衣袋裏，預備送給團部，以免因她的計劃而釀成軍隊的騷亂。她對着鏡子整理那蓬亂的頭髮，臉上又撲了一層薄薄的香粉，身上又換了一件新嗶嘰的夾旗袍。她看見她自己的新裝，簡直驚異起來，心裏想着她還保存很強的魔力，可以迷住她的丈夫，於是獨自地笑了。她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候她的丈夫的到臨。

不久，營長回到房間裏來了。她比平時還要熱烈地歡迎他，瞧見蓋着白毯子的桌面上擺着兩瓶酒，兩份杯筷，他不覺驚訝地問着她：

「有客麼？」

「沒有。」她含笑地回答。

「那末，請誰喫酒呢？」

「你猜猜看。」

「啊……」他更其疑惑不解了。

「營長！請你這位貴客呢！」她跑攏來，握着他的手，說道：「是這樣的意思，我們是患難中的夫妻，從前在山上的時候，經過了多少的艱難辛苦。現在你轉了運，做了官，是應該慶祝的。前一晌只因我身體不舒服，所以遲到今天晚上，纔辦了菜酒，特別地來恭賀你呢。」

「我的太太你太好了！」他很快活地稱讚，隨即抱住她親密地吻着。

他瞧見宴席雖然不怎樣地豐美，卻有他最愛喫的麻辣子雞和鱸魚片。並且桌面上

還添了一瓶盛開的月季花，身旁又有他心愛的太太親來替他斟酒，他高興極了，放開胸懷喝着那猛烈的汾酒。當他轉勸她喝一杯的時候，她便將酒含在口裏，隨即暗暗地吐在手帕上了。而他自己卻老老實實地將一大杯一大杯的酒送往口裏去。

當案上的時鐘指示着午夜的時候，營長已經喝得酩酊大醉了。她扶他在牀上躺着，又假在他的身旁，輕輕地摩撫着他，一直送他到渾渾噩噩的睡鄉裏。

她悄悄地躡出房來，探視後面東家的房間裏，已經沒有燈光，只聽到一陣陣的鼾聲。她便摸索到後院，將後門的柵開了，仍然把門好好地掩着。她又潛行到前院的門房旁，聽見裏面的衛兵和馬弁正在賭錢。她並不驚動他們，只暗暗地退到客廳裏來。

「黃得勝！」她忽然喚着馬弁的名字。

「黃得勝！營長叫你！」她又叫了一聲。

馬弁即刻由門房裏跑了出來，站在她面前問道：

「什麼事，太太？」

「營長叫你將日裏捕來的那個青年趕快捉來。」

馬弁應了一聲，就飛奔着出門去了。

她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裏，瞧見她的丈夫如死一般地睡着，鼻孔裏發出「吼吼」的鼾聲。這時候，她覺得心裏跳躍得厲害，臉上燒熱起來了。雖然她竭力地來鎮靜她自己，但是全身還有點戰慄。她很驚奇她自己，爲什麼竟做出這樣膽大的事來。她想如果他突然醒轉時，她就難於應付了，說不定她自己的性命也會送掉。她好像立在戰場上，腦筋裏只有「殺出一條血路」的願望。

「太太，犯人捉來了。」馬弁在房門外稟道。

「叫他進來！」她低聲地命令着。

青年的犯人站在桌旁，眼瞧着桌上的狼藉的杯盤，不發一言；他的兩手仍然反捆着，愁苦的臉色裏似乎含着幾分驚異。

「黃得勝，把這封信趕快送到團部裏去！——營長今夜要審問重大的案子，叫衛兵

不要進來，要在門外好好地看守。」她站在房門的中央，輕輕地吩咐那個馬弁。

馬弁隨即受命走出了。

她悄悄地對準犯人的耳邊說道：「我救你出去，不要聲張！」那個犯人只點點頭，並沒有什麼回答。

這時候，她覺得血液震動得非常地激烈，神經稍稍昏亂，兩手尤其顫抖得厲害。她拿起案上的一把手鎗，很快地塞進一粒子彈，正想舉鎗要擊她的丈夫，但忽然顧慮到將發的「轟轟」的鎗聲，便將手鎗丟在桌上了。她一時慌張得沒有辦法，惟恐她丈夫醒來，傷害她的性命，忽然瞥見壁上的一把白亮亮的馬刀，她即刻拿在手裏，走近牀邊，對準她丈夫的頸項，咬着牙關，拚命地連砍幾下。於是，這個酒醉的營長便一聲不響地長臥在鮮血浸染的被褥裏了。

隨後，她將犯人手臂上的麻繩用馬刀割斷，要他一同逃走。可是他已經驚駭得和石頭一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兩眼死釘着她。

「趕快逃！」她叫了一聲，便拉着他的手，同他跑往後院來。佢們從後門逃出，在寂靜的街道上奔馳着。這時候，街道上沒有行人，也沒有燈光。只有蔚藍的天空裏高懸着一鉤新月；只有一陣陣遠處傳來的鷄鳴聲。

「往哪兒去？」到了十字路口，她問着那個歡欣的青年。

「且往東方去吧！」他說道：「啊，忘記問你了！你貴姓？」

.....
一九二九，三，六，作於上海。

破 產

一

五月中旬的一天，接得妹妹寄來的一封信，大意是母親思念我很切，決定不久帶她動身，到上海來看望我。不禁又驚又喜。回想去年秋季被市上的劣紳加以政治嫌疑，別離了老年的父母，亡命到上海來的情形，竟自己也覺得幾分奇異。自從到上海以來，幸得朋友的幫助，在××紗廠找到了一個喫不飽餓不死的飯盃，以維持我這從鎗林彈雨中逃出的生命，這總算是千幸萬幸的了。這一次不久又能和別去一年的母親妹妹見面，那時候談及父親的康健，家庭的平安，也許可以安慰為衣食而勞動的兒子吧。我一想到此，恨不得馬上和母親見面，瞧瞧她那蒼老的額上的皺紋，數數她那腦門頂上剩下的稀稀的

白髮。

可是，一顧到自己在外面生活的窘迫，熱望她們來到的情緒，不免像薄冰遇着紅炭般地消滅了。我很知道，母親出門的川資不會多帶的，自然，她們在外的生活是要我負責的。每月二十多圓的薪水只夠她們喝喝水罷了。沒法，只好咬緊牙關，忍痛地花了兩塊錢，打個電報回家，說明了路途艱難，老年人不宜出門的意思。以爲這樣或可以阻止她們的旅行了。不過總覺得不安，母親要來看兒子，兒子反去阻止她，天下哪有這樣不盡情理的事。想來想去，心境終竟塞滿了不快之感。

出人意料之外，兩天後，半百的母親竟帶着年輕的妹妹到紗廠裏來找我了。從家鄉到上海有四五千里的路程；未曾出過家門一步的她們幸得了同伴的幫助，平安地達得了目的地，自然咯，我是喜出望外的了。隨即在紗廠裏告了假，雇了黃包車，領着她們，連帶行李來到我的住所。

要怎樣安插她們這事立刻使我感到很大的困難。因爲我自己只租一間後樓，又窄

狹，又幽暗，一個孤獨者居住，還勉強適合；若是母子們三人棲息在那裏，無論怎樣遷就也是不成功的。其次就是家具太少，簡直可以說沒有，我一人倒不見得怎樣地不便。不過，有母親妹妹同住在一處，房間雖然擁擠一點，我夜晚可以擱鋪在樓板上睡覺，但是起碼的家具如便桶，腳盆之類，卻是不可少的。所以終竟我還是在外面買回了一些家具。

午時，我們只喫了一頓從館子裏叫來的麵。晚上卻有了很適口的家鄉風味的菜飯，這是母親妹妹幫同我燒煮的。在桌旁，母親一面喫飯，一面和我談着沿路的見聞，雖是很平常的事情，一經她老人家的富於新奇興趣的口吻說出來，也還覺得有幾分意味。在談話間，我注視着她們的面貌，卻引起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感慨。母親實在令我動心，三四十年来勞苦的痕跡可以從她那雙枯癯的眼眶和那眉宇間的幾條深深的皺紋看出來。她的慈藹可親的態度，與往昔我幼小時蹲坐在她懷裏時所見的仍然沒有什麼差異。所不同的就是她的表情彷彿包含着幾分暮氣和生存的倦意罷了。妹妹的丰姿也很使我樂意，她的身體已完全無束縛地發育到了少女的樣子，舉動也很活潑，在談笑中也可以見

到她那從父母遺傳下來的聰慧。不過我卻暗自嫉妒她未曾受過了適當的學校教育。

喫罷了夜飯，洗好了盥筷，我們便齊集在合金色的電燈光下暢談。漸漸地由各地的風俗習慣轉談到家庭的瑣事，又漸漸地轉移到重大的問題上去。

「春兒，真地，我和我的爸爸一年一年地老了。家裏的情形反一天一天地壞下去。我又沒有三個兒，四個女，橫直一生只留下你們兄妹兩人，妹妹現在還小，沒有力量。千斤擔子總放在你的身上。我們這次來看你，是想在一塊商量商量，看家事到底怎樣地辦法。」母親開始很鄭重地說道。

一提到家事，我便頭昏腦脹，以為無論有什麼良好的方法，也不能解決這些瑣碎的問題。其實，我們的家庭人口也很簡單，除開父母和我們兄妹兩人外，就只有我那懸隔多年老住娘家的妻子；雖說是沒有什麼產業，然而至少我們自己住的房屋不是人家的，還開了一家小小的布店，每年除開喫繳，也還落得一兩千圓。固然，年來政局不定，軍事煩擾也是商家虧本的一大原因，但是家庭的情形也不見得就陷於不可救藥的境地。再末，父

親雖是有了六十歲，不能爲衣食勞碌了，這也算不了什麼大不了的事。反正我還是在外拚命地奮鬥，總希望不久可以挽回既倒的家門。想到這些，我便淡然地答道：

「家事，我沒有不擺在心裏的；爸爸媽媽老是的確老了，不能再爲我們勞苦了。我也知道我的擔子是怎樣地重大。不過我現在力量薄弱，一時總難找得好事，不能多弄點錢寄回家去，讓爸爸媽媽享福。將來決不會這樣長久沒有發達的。只要等待三五年，一切就可以有望了。」這是我對母親成了例子似的安慰話。

「等待，等待，我和我的爸爸已經等待十幾年了。你知道，你今年也是二十四五歲的人了，我們兩個老一點也不能依靠你。你又沒有三兄四弟，家事交給哪個呢？人家的兒子十五六歲時就當了家，做父母的也就可以休養了。我爲了你——還記得嗎？——所有的私蓄都用光了，金銀首飾也換盡了，只望你把書讀了出來，好替我們增點光榮……」

「媽媽，請您老人家不要多說，一切我都知道了。我想，兩三年內家庭總可以維持下去吧。」我說了，呆望着伏在桌旁寫着家信的妹妹，心裏又爲她想及將來茫茫的前途，這

種感想卻不敢在言態上表示出來。

「維持兩三年麼？你真糊塗！你知道的，你去年出門時，不是要當房屋了嗎？後來雖是當了六百塊錢，尚不夠還清舊債呢。唉，一說到當房屋，我真不知道嘔了幾多氣！你的大伯父，那個討不得好死的，屢次要欺負我們，硬說房屋他也有份的，當了要分錢給他。後來到底給他分去了五十塊錢。他還是懼怕着你呢。哈哈，那一次，你替我出了幾多氣呀！」母親的態度卻跟着話題由緊張而轉到和緩了。

「那一次，哥哥真罵得好！大伯父是喜歡講窮面子的。有一天，他怪我沒有招呼他，我卻不管那些，和他鬪了一會嘴。」妹妹也停了筆，從中插道。

因了她們的話題，我回想到去年秋季在家裏和大伯父爭鬧的那一夜了。起首，父親告訴我，所欠的舊債太多，利息太鉅，是急於要還清的，所以房屋是不得不當賣的了；他已經請大伯父寫了當約，不過，他不該稱自己也是業主，又寫上了他自己的名字。這事使我過於震驚了。本來，說到當賣房屋，就使我比父母還要難過，何況又加上那個不明事理的

大伯父，一心只想恫嚇我們，要分點漁利，所以我的胸裏便十分憤恨了。我即刻衝到大伯父的家裏去責問他，結果，使我更加忿怒。他竟公然肯定我們的房屋是有份的，當賣時不得他的允許是不成的。後來，我和他爭鬧了幾句，便忍着怒氣回了。不料他卻跟着來了，反責備我的父母失了教訓，不該唆使兒子侮辱了他這個伯父；看起他的神態來，彷彿要我們父母子都無反抗地受他的欺壓的樣子。隨後，因了三言兩句的不對，他便擺出長輩的臭架子來打我。那時候，我不願受他的無理的壓迫，也只得緊揪着他的雙手，防備他的打擊。母親立刻站在我和他的中間，抱住我的手臂，像是阻止我和他鬪毆的樣子。父親已經氣得倒在藤椅上哭了。妹妹也嚇得躲在一旁，不敢做聲。就這樣地混亂了一陣，我便被勸解的人拖到外面去了。一直到後來許久的日子，我遇見大伯父的時候，我也不去睬他，好像他是我的仇人一樣。

這過去一年了的伯姪爭鬧的印象，如今憶憶起來，簡直使我要落着慚愧的眼淚。我們窮了，親戚們也疏遠了，連那一貧如洗的大伯父也成了我們的仇人了。然而，房屋，在去

年我出門不久的時候也就當掉了。貧窮反正是貧窮，那時候何苦定要和大伯父爲了少許的銀錢去爭鬧呢！但是，事後的悔恨又有什麼用處呢？想到了房屋，我卻不繼續着上面的談資，便這樣地發問：

「房屋現在取回了麼？」

「取回？」母親驚訝地答道：「哪裏來的錢？難怪，你還不知道，今年三月裏我們要求當主找了一千九百塊錢，辛辛苦苦得來的房產就這樣容易地變賣了！」

「賣了麼？」——唉，賣了也好，免得背多了債，虧息錢。」我關懷房產的心情只得隱蓄着不表示出來，反說了這樣的聊以自慰的話。

「能夠還清債也是好的，那時候雖是打八折還清了一些債，但是尙欠人家八九百塊，每月五分的息錢。現在家裏弄得沒有辦法，生意沒有本錢，到五月裏還沒有開張，住房屋又要出租金。所以我和我的爸爸商量了一下，纔喫苦跑到上海來，看你打什麼主意。唉，想不到，我們白辛苦了一世，到老年還要這樣地受窮！」母親說到這裏，那絕望的老淚幾

乎要流出來了

「有什麼主意呢？」我再不能回答一句了。雖然，幾年來漂泊在外，對於家事不大明白，但總懷疑門第的傾落竟有這樣地迅速。難道家裏的衰敗不是可信的麼？不，決不！實在是衰敗了！記得去年我在家的時候，父母已經告訴了近年來家庭的沒落。如軍隊的勒捐，大前年臘月三十日夜晚軍隊搶去布疋，以及維持大伯父一家人口的生計和救助貧窮的親戚等事，都是對於家庭經濟的很大的損失。現在又過了一年，家庭的衰敗，自然是意中的事了。唉！我們的房產失掉了，我們的和陸快樂的家庭也失掉了！衰老的父母和幼弱的妹妹靠誰去生活呢？靠社會吧？牠是冷酷無情的。靠我吧？唉，還遠呢！我陷入於苦悶了。我沒有什麼話說，縱有，也說不出口，因為說出了，恐怕使她們感到更深的悲痛。於是，我苦笑着說道：

「媽媽，寬心吧，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慢慢地想方法，我們總不至於餓死的。」就這樣敷衍地結束了我們的嚴重的討論。

這時候，電燈越覺得光亮了，原來夜已經很深了。母親拿了手帕揩着沿路上未曾安閉的眼睛，她已經被囚於悲苦和疲乏的無形的牢獄裏了。妹妹也早寫完了家信，靠在牀頭打着呵欠。我便傍着牆壁在樓板上攤好被褥，倒在上面，獨自呆想；一直到她們睡着了的時候，還在無端地呆想着。

二

母親屢次談到那茫無頭緒的家事，而我卻設法來避免牠，爲的是想要她在外面舒服服地住一住。仍然，她總要找談講的機會。一夜，天氣特別地煩熱，我們坐在曬臺上納涼。母親絮絮地說着閒話，她有時也牽涉到家庭的往事，有時或連啜着香芬的濃茶。妹妹總是嘴裏含着新近發現的五香橄欖，靜靜地在一旁聽着我們談話。

天空中的月兒是這樣地光耀可愛，和我在兒童時代所見的一樣。我老是不動地注視着她，我一天工作的疲勞不知不覺地在她的幽美的光輝裏消滅了，在她的如鏡的面

孔上彷彿反映出了我孩提時的面影。我重遊着過去許久了的童話裏的世界。母親俯在我睡着的搖籃上，給我餵糖塊；在芭蕉樹下，我給母親搔着癢；新年裏我穿着新的花衣，笑着望着父母的和悅的顏色；我起初讀書時，母親每日午飯替我預備一個鹽鴨蛋；我和嬌小的妹妹吟着幽揚的兒歌；許許多多的親戚朋友來恭賀我們新建的房屋；以及往昔的一切盛況都在我的腦筋裏如走馬燈般地映現出來了。但是忽然顧及到現在蕭條零落的情景，不免覺得一種沈沈的鬱悶。家庭的黃金時代早就過去了；父母的頭髮漸漸地變成銀白色了；在他們的臉上也難找到往昔的微笑了。妹妹已經不是小時那樣好玩的小伴侶，她的天真的童心恐怕不久也要被苦惱的環境所殘毀了。我也不是往昔那樣志氣高大的人了，日夜只受着生活的刀劍的宰割罷了。唉，什麼希望也沒有了，我彷彿走進了墳墓的樣子。

「春兒，你的爸爸這時候不知道怎樣地思念我們喲！他，唉，一個人在家裏，孤單單的！」母親忽然這樣地嘆道：「可憐，可憐，他，六十歲的人了，還要受苦呀！記得三月裏賣房屋的

那一夜，他獨自暗暗地跪在你的祖父的靈前哭泣。他說，他對祖宗不住，也對後人不住，連自己手裏苦來的一點房產也不能爲你保存下來。他很誠懇地禱告，希望祖先有靈，能保佑你在外發達，好掌住倒了的家門。一直哭到了半夜，纔聽我的勸解，回到房間裏。他是這樣地可憐，一世忠厚爲人，但是，那瞎了眼睛的天呀，卻不肯幫助他一點兒。」

我的心裏又被母親的話語打動了，眨眨眼睛，彷彿瞥見了我那哭泣得悽慘慘的衰老的父親。他對我們太慈愛了，爲我們勞苦了一世，卻沒有得到我這個兒子一毫的酬報。我真羞愧呀！我何嘗不想做個有能力的孝順的兒子呢？寧願整天地作苦工，只要讓衰老的雙親有一天稍稍安逸的時候。他們的憂鬱就是我的憂鬱；我誠懇地愛着他們，不忍他們那疲弱的心靈更塞滿了悲愁；爲了要恢復他們那臉上的往昔的微笑呀，我寧願喪身在人間剝削者的腥臭的刀劍之下。我雖是覺得萬分的痛苦，但對母親的嘆息不得不這樣地安慰着：

「家產既然敗了，媽媽又何必老是記望着呢！」

「我和我的爸爸辛辛苦苦置來的家產，一旦敗了，哪能夠忘記呢？」母親繼續地說道：「你的祖父死的時候，也沒有給我們子孫遺留下一點東西來。真地，我和我的爸爸只有兩份盤篋呢。那還是年輕的時候，我們能夠很辛苦地謀生；你的爸爸一天到晚在街上去做生意，回來，還要算賬，算到半夜三更；那時，我們初開織布行，沒有本錢去多請機織匠，我每夜倒紆子，要倒到雞叫的時候。雖是苦一點，那一年我們便賺得了一千多串錢，年底還存下一百多匹布。」

「第二年春天，我們花了五百多串錢去買來一幢房屋，當時破舊不堪，簡直像個牛欄，後來，又用去了幾百串錢將房屋修整修整，更在後面造了一幢亭屋，紅漆漆得亮亮的。又記得房屋造成以後，有許多許多的親戚朋友來道賀，酒席都辦了十幾桌，每夜，你的二伯父總帶着朋友在亭屋裏玩絲弦，聽的人簡直擠滿了一屋。這樣熱烘烘地，一連鬧了六七天……」母親這時候輕輕地喘着氣。

「媽媽，那時候，我有幾歲了？」妹妹聽得高興起來，笑着問道。

「還小呢，僅僅滿了一週歲。」

「哥哥呢？」

「還只有十歲呢？」

「不錯，這些，我還能夠記得很明白。」我也這樣沒有多大意思地參加了一句。

「以後，家裏就漸漸地不大興旺了。」母親喝了兩口濃茶，便轉變了語氣說道：「自從你的堂客來了之後，我們便沒有過一天安靜舒暢的日子。不是強盜來偷，就是軍隊來搶；不是大的小的害病，就是婆婆媳婦吵架。是大前年的臘月三十日的夜晚，我們已經封了財門，偏不幸，一些貴州兵士把門撞開了，闖了進來，逼着買去五百多匹軍衣布，說第二天交錢。但是，到了大年初一日，他們就統統開差走了。這一次，把我們虧折了一千塊錢上的血本！你的爸爸急得哭了幾夜。」

「生意背時，也罷，不必多說。偏偏你的堂客又是個嘔氣寶。三天兩次，她總要氣死了大人。記得有一次，爲了我罵過她一頓，她竟放潑，吞了鴉片煙。幸得楊媽看見了，纔把她打

「兩個耳巴，救活了她。春兒，你的那位堂客，唉，真是懶敗家婆，作算是她把我們這戶煙燻烈烈的人家敗完了。你的爸爸還不承認這話，說什麼運氣不好。真地，他真是糊塗一世！」

像母親這一類繁瑣的話，我聽夠了，不如還乾脆地說，我簡直聽得厭煩了。家庭的衰敗，固然不是幸事，但也是不能避免的。像母親那樣無知地歸罪於我的那個女人的不吉祥，或者像父親那樣盲目地抱怨着惡劣的命運，兩者都不是我所首肯的。在我的意思，總以為父母的治家方法太舊，或者說太壞；然而時代的變遷，舊家庭的崩潰和小商業的傾落等等確是更可靠的事實。雖然，盡我的理智推出了家庭衰敗的真因，但沒有什麼話語來曉諭母親，只聽得她還在繼續這樣地歎道：

「好，完了，落得現在都兩手空空了！好好的房產已經歸了別人。我們自己還要出個錢去登人家的屋簷角。我和我的爸爸勞苦了一生，下得臺來，還背了一身罵名！」

「還說什麼呢？」我實在忍受不住了，不得不稍帶着憤氣說道：「媽媽，您從前做的事，也有些不大對。譬如放債吧，總要相信娘家的人，什麼哥哥呀，姪兒呀，錢一到他們的手

裏，便永遠不再回來了。還記得從前經過我手的那二百塊錢，借給二舅父開什麼綢緞鋪，到現在七八年本利一文沒有，只落得一張破碎的墨票。滴滴點點積聚來的錢財，像這樣不現形的損失，卻也不少呢。」

「春兒，你倒來責備我起來了。家裏敗了，是我一個人的過錯嗎？你十幾年讀書，用了幾千幾千塊的錢，是從哪裏來的？你的爸爸養了你的大伯父三代人口，女兒，女婿，外孫六七個，每年的喫穿，房租，難道又不是我們的錢？你真發昏，倒來指教大人們了！」

「我倒不發昏！」

「不懂事的東西！」母親竟氣得把我罵道：「把你哺養這麼大，還沒有半點用，不能孝敬娘老子，反會這樣來抵逆，遭五雷劈打的，不還債的冤家！」

「要我做個孝敬的有能力的兒子嗎？在這個世界上，我卻做不到，做，除非去當強盜！」我也顧不到一切，憤憤地回答了一句。

這時候，母親再不開口了，卻抽抽噎噎地哭起來了。妹妹埋怨了我一陣，便扶着母親

走下驢臺去；她們母女兩人坐在牀沿上，面對面地飲着眼淚。我隨即也覺得自己的語言過於粗魯了，不該在失望的老母親的面前作過分的責難。家產已經破了，還去抱怨誰呢？母親總是我自己的母親，無論怎樣，我總要去愛敬她，因為兒子對於老年的父母不負責的時代還是沒有來到啊。這樣，這樣地想着，我便走下了樓梯，跪在母親的膝前，不知怎地，竟忍耐不住，簌簌地啼哭了。

幸得機會奏巧，前樓住的紗廠裏的同事和亭子間裏住的小販這一夜卻還沒有回家來。樓下的同居者也不大容易聽得出我們的哭鬧聲。

到底，母親的心是軟的，我僅僅誠懇地賠了罪，她便不再悲慟了。

於是，我爬了起來，擦乾剩下的眼淚，拿了鉛壺到老虎竈去打開水。回上樓來，我便給母親重新泡了一杯茶，又把剩下的開水滲在面盆的冷水裏，請她去揩揩那糊滿眼淚的臉。這時候，忽聽得隔壁的臺鐘已經「堂……堂……」地響了十下了。

時光的飛逝簡直令人喫驚；母親妹妹彷彿剛剛抵上海安居不久的樣子，三個月長久的日期便偷偷地像流星般地煞了過去；一轉眼間又是我替她們送行的時候了。

這是一個初秋的夜晚，我陪着她們坐在預定翌日清晨開往漢口的輪船的統艙裏。同行的還有一位胡太太，她是老於出門的；所以我拜托了她照顧她們母女兩人。我本想要母親妹妹陪胡太太一件坐房艙的，無奈因了我給她們的川資有限，所以只替她們買好兩個邊鋪，讓她們免強受擁擠和嘈雜的痛苦。幸得胡太太所住的房艙離她們的鋪位很近，便於時常來照顧。

在輪船上所需要的路菜水菓之類的食品，我也替她們各樣的稍稍辦了一些。此外，本想要她們上岸去，最後地觀賞觀賞上海熱鬧的夜景，但又爲着幾塊錢的緣故，不能如願了。只得陪着她們乾燥地閒談。漸漸地，我們又拉扯到那不能解決的家庭問題上去了。

好容易經過了兩三個鐘頭之久的磋商，方纔獲得了一個結束。大概是這樣的：如果我明年在上海的飯盤不掉，並且能稍有點起色，那末，我家裏便打算連油鹽罐子都變賣了，搬到上海來；以後，或者可以在衙堂裏開一爿小小的雜貨店，藉以糊口；不然，家裏便打算搬到鄉下去住，暫且守幾年窮，等候着我在外面的發展。

母親倒對我說出了一些打擾之類的客氣話，並且叮嚀我在外面要怎樣地求發達；要怎樣地時常給家裏去信；或者是在可能的時候，給家裏寄點錢回去等瑣細的事情。雖是到了談得不能再談，挨得不能再挨的時候，我仍然不忍一時別離她們。我覺得以後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纔能和她們再見面，那時候，家裏不知道又要衰敗到什麼田地嘍！

挨着，挨着，一直到了深夜一點多鐘的辰光了，爲了明日一早還要進紗廠去辦事的緣故，我不得不硬心和她們告別了。我回轉頭，一直往前衝出統艙來，但覺得這樣狠心的別離有點對不住她們；便停止前進，想再回頭去看看她們。但當我回到統艙門口的時候，瞥見她們似乎在流着別離的酸淚呢；於是，只得乘她們沒有瞧見我的一刹那，決然不顧

地上岸了。

回到了寓所，我瞧見房間裏的雜亂而悽愴的景象，想及在輪船上的母親妹妹，不禁淌出了清淚。憶起家庭破產的情景，衰老而受窮的父親，和不遠數千里而來奔走呼號而終竟至於失望的母親妹妹，我只覺得全身戰慄。無意間，兩手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卷紙頭，仔細一看，卻是一束新近的當票，便聯想到所欠的債款，更牽涉到家庭對我的希望和依賴，那時候，我簡直哭倒在牀上了。

一九二九，一〇，三，作完於上海。

離 婚 後

宋家渡的黃校長不是先前的黃校長了。他已經於半年前離了婚，獲得了自由，像一隻脫了韉的耕牛一般。

但是每當他課後無聊得不堪，不得不一屁股死釘在丁家茶鋪的凳上的時候，便覺得那將沒入綠林裏的夕陽，也使他難過，彷彿象徵他失去的青春；那澧水對岸栗樹葱蘢的蜿蜒的關山也能引起他一陣陣深深的煩惱。他本來不憎惡那山，在無聊的辰光，瞧瞧那山麓村家的一縷縷的炊烟，那披上紫暗色晚服的樹林，那靜立在山頂上的中古廟，以及從那裏傳來的斷續的微微的鐘聲，也許可以獲得一點慰藉。可是因為他每想到那山

後的盧家谿和那裏的農家女，菊英的時候，終竟要感到一種難以消滅的孤寂的苦悶。

雖說他已經拔去了菊英那個眼中釘，但半年來仍然只是孤零零地一身；最難堪的就莫如每當獨自臨睡的那片刻，瞧見了那昔日和她同蓋的棉被，便要懊悔起來。至少她總是他的妻子，雖說笨頭笨腦的；在睡前，她可以替他打洗腳水，趕蚊子和尋臭蟲；又可以供給他肉慾衝動得不可開交時的安慰。然而他已經失去她了，很沒有道理地竟自己離掉了她；她曾經給與過他的那一點安慰也不再有了。他常常這樣地後悔，很矛盾地後悔。

一個星期日，黃校長獨自溜在鎮外散步。那時正當七月的天氣，地裏的棉花的極子已經漸漸地成熟了。廣大的平原除開幾塊溝壑，滿生着高粱的土塊外，就是那美麗的棉花的領域了。他無意识地踱近一羣婦女的身旁，瞧見她們躬着腰，將棉梗上的成熟了的棉實摘下，或者將落在地上的拾起，統統放進她們的圍裙裏。她們有些談着瑣碎的家務，有些吟着悠揚的村歌。他見了這種情景，簡直忘懷了平日的憂恨，感到一種自然的鄉趣。

轉眼間，他瞥見了家茶鋪老板的女兒，么姐也在稍遠的地方摘棉花。她頭上頂着藍

布，胸部繫着青圍裙，紅暈的臉龐流着細細的汗雨。他走近她，兩眼打量着她的全身。她雖然是一個鄉村的女郎，倒還有幾分風韻——可惜她裹了腳，但也不算頂纖小，還可以放大；如果娶了她，教她讀一點書，不就成了個時髦女子嗎？在繼續的幻想裏，他求得了不少的慰藉。

「喂，么姐，不覺得喫力麼？這麼熱的天氣，休息一會兒吧。」他嘻皮笑臉地打着趣。

「是的，黃先生。不過我今天還沒有摘上兩斤棉花呢。」她挺起身子，笑着回答。

「我來幫忙吧？」

「呀！不敢當！」她說後，重複埋着頭去摘棉花。

「么姐，你真漂亮啊！」

「規矩些！」她已經害羞得把背朝着他了。

這時候，旁邊的幾個婦女也注視着他，有些好奇似地在對他嘲笑。他覺得剛纔對么姐的調戲已經很滿足，若再進一層去逗搭她，那就難以爲情了；便很樂意似地離開她們，

回到鎮上去了。

二

如中了魔似地，這一夜黃校長竟在牀上輾轉得睡不着。他一閉眼，便瞧見么姐那活潑的身段，那處女的含羞的微笑。啊，他的那句「規矩些！」的回話是多麼地令人尋味呀！從這句回話裏，他發現了一條大路，一條使他勇武地去追逐她的大路；決定要擒獲她，把她擁抱在懷裏，如同老鷹掠捕小鷄一般地勇武，又如同長兄摩撫幼妹一般地親熱。又深惜從前過於顧慮一切，失去了許多親近她的機會。那一次她父親不在家，她自己便笑嘻嘻地替他泡茶，倒開水。那時候，如果他只輕輕地將她的手捏一下或者是故意地釘她一眼，她決不會不動心的，而他的野心決不會沒有達到的可能。只怪他自己過於假裝少年老成了，過於顧及紳士的假面具了，以至沒有機緣去嘗那塊豐美的肉。現在想起來，他的確還有點悔恨呢。

他決定明日就是對么姐下動員令的一日。不顧一切地，他沿着自己剛繼所發現的大路去進攻她，勝利似乎已經在掌握中了。

屢想安眠而不會合眼的他，簡直煩躁得無以復加了。草席上好像突然生出了針刺，牀頭也好像爬滿了臭蟲，房間裏的蚊子也好像比平日「嗡嗡」地叫得格外起勁。他在草席上滾來滾去，結果只是渾身流汗。

終於，他被迫地不能不坐起來了，披了汗衫，很快地從學校的後門溜出去。很自然地，他沿着一條小路往南踱着。一會兒，前面就是丁家茶鋪的後園了。他大膽地往前移動，像賊一般地窺探着周圍。到了後園的籬邊，他躊躇不敢前進，便將身子藏在一株柳樹旁。這時候，擡頭望見一輪皎潔的月兒，伴着閃爍着的繁星；在平日他見了這樣的月色，總要高興地讚美，可是這夜，反覺得太明亮了，彷彿照透了他不純正的心。

也不管那輕輕舞動着的樹枝，也不管那「唧唧」的蟋蟀聲，他行近籬邊，靜靜地從籬罅裏偷望着園裏。在驚喜中，他瞧見一個女人獨自躺在竹牀上，呆望着沐浴在銀色月

光下的一枝柳條，一手摩撫着捲睡在懷裏的一隻白貓，彷彿沈醉在處女的奇幻的夢境裏。那就是么姐呀，是他所愛的么姐呀！不知不覺地，他已經移到了籬門，瘋狂般地注視着那竹牀上的少女。

「誰呀？」么姐忽然瞥見籬門外的黑影，驚問了一聲。

他仍然站着不動。

「到底是誰呀？」她繼續地問。

「我啊，么姐。」他輕輕地答復，信步走進園來。

「啊，是黃先生！看你嚇了我一跳！晚上來做什麼？」她已經翻起身，呆坐在竹牀上，疑問着。

「沒有什麼。怕你孤單，來看看你。」他說後，更走近了她。

「不要鬧！」她窺，知了他的來意，便躲在一旁。

「不要走，我們談談。」

他舉起雙手，漸漸地逼近她。

「你再鬧，我就要叫了！」

「好，就不鬧。」

「站遠些。」

「不。」

「你不依我的，我就真要叫了！」

「好。」他應許了，便往後退了幾步。

但她卻乘這時機，很快地跑進後門裏去了。

他本想跟她追進去，但又顧及她的家人，只得像木人般地癡立在竹牀旁，心裏一陣陣跳得使他感覺到迅速的失望。他無意地拿手去摩觸那睡着的白貓，但剛觸着牠的毛，牠便「咪咪」地叫了幾聲，像牠的主人一樣，帶驚似地溜進屋裏去了。他失望了，懶懶地提起兩隻腿，移出籬門；在那使他羞愧的月光下，慢慢地由原路走回了學校。

次日，黃校長很覺得不舒暢，也許比以前還要煩躁不安。他走進講堂，便覺頭痛，無力似地倚着講臺，連黑板上的字也不高興多寫。枯澀無味的課文一到他的眼裏，便成了一行行模糊的黑點。最使他厭惡的就是那幾個衣服襤褸的，面孔上糊滿了鼻涕和黑墨的小孩。他的心確實不在課本上了，只抱怨着昨夜所做的冒昧行爲，有時又無端地幻想着以後么姐對他的輕蔑。

好容易等到下堂的鈴聲響了，他像雄鷄出埘般地衝到了房間。刷刷身上的粉筆灰，便對着一面圓鏡默默地細照，他見到自己臉上乾枯的皮膚，覺得已像跳出了青春的時期，不禁暗暗地唏噓。他兩手下意識地捧着面孔，用指頭擠着那粒粒的面皰，待將白米般的脂肪擠出，便重新去對付別個。他這樣地做下去，一直到臉上找不出一粒時纔停止。忽然，那面鏡又打動了他的心懷；想起牠還是菊英嫁他時的粧奩，唉，到如今是物在人不在。

了。這矛盾的聯想又使他感到一種異常的孤寂，增加了渴慕女性的情緒。唉！離婚後的單調生活，他實在難得忍受啊！丟開了那使人愁悶的面鏡，他像盲人般地跨出了校門。

過了家茶鋪的門首時，他眼也不轉地直往前衝，因為昨晚對么姐的粗蠻行為還使他羞愧。鄉街上的小販和幾家蕭條的鋪店也鉤引不住他的視線。到了街頭，他直挺挺地倚着一株柳樹眺望。那岸邊綠色玉甌似的水面，浮着兩三隻小帆船，幾個苦力不斷地肩負着大包的棉花，放在船上。啊，他見了那棉花包，又想起了棉花地，那摘棉花的么姐，以及昨夜的調情；失望，懊悔，羞愧又一齊湧上了他的心坎。剛擡頭，又瞧見了那靜立着的關山，於是照例又聯想到山後的盧家畚，那農家女，菊英，悔悟，煩悶，又乘機夾攻着他。在一陣的忿恨之後，他反罪念着她，雖然覺得自己的行為矛盾得可笑。曾記得兩年前的一天黎明的晨光，他忽然被她動醒了，便抱緊着她的腰際，請求再多睡一刻，而模糊的印象來。突然，他的心理又變了，以為這種卑賤的回憶有傷於男子的氣度；返復想及離婚了的妻子是多麼地可恥呀！唉！心境的不安，精神上的痛苦，他也夠受了！

正當返身過茶鋪的門首時，他碰着了一個女人，跟在一個男人後面行走。他仔細瞧去，不覺喫驚。恰巧，那女人正是他脫離了的妻子，菊英！她腦後梳着一個S髻，額前披着稀稀的留海，穿着淺藍色竹布的衣袴，那雙在大袴筒下的絲瓜般的腳不是套上從前的青布鞋，卻換上了白帆布的涼鞋了。她狠狠地釘了他一眼，便跟着那個男人走遠了。他陡然受着這樣劇烈的刺激，胸中像受了鎗彈般地傷痛，本想回到校裏去的，卻獨自走進了丁家茶鋪，呆坐在桌旁，眼望着板壁上紅紅綠綠的舊戲畫。

「黃先生，請喝茶。」丁家老頭子泡好一碗茶，擺上了一盤落花生，睜着那雙紅紅的病眼，對他應酬：「這一晌你到津市去了沒有？聽說時局不好，恐怕又要打仗呢。」

「沒有去。管他們打不打仗。」他只有這種簡單的回答。

「聽說津市的軍隊捉拿讀書人，不曉得怎麼鬧的……」老頭子的說話卻被近旁另 客人的勸告打斷了：

「莫談國事，這不是好玩的。」

「對了，鄉下人更好是不談市上的事。」黃校長不高興老頭子的糾纏，就表面上和那人同意。

老頭子也只得揉揉眼睛，走到裏面去了。

校長呷了兩口茶，便獨自去思索。很奇怪，菊英怎麼會到鎮上來，而且跟着一個不相識的男人。那人又是誰呢？她爲什麼不在津市的平民工廠做工了？啊，是了，大概是她找着姘頭，不作工了，不是，是被開除了。但爲什麼偏偏要死到鎮上來呢？真是個猜不破的啞謎。

剛擡頭，那怪作弄人的關山又投入了他的眼簾。怕又增加了煩惱，即刻掉轉方向，背朝街心坐着。正好，么姐也不在家，他倒可以靜心地坐坐。他想菊英倒比先前風流些，臉色也佈滿了生氣，換上了都市的服裝，走路時還扭扭妮妮地使他動心。這也是不可理解的，離婚前他偏是那樣地厭惡她，現在反又這樣地念念不捨了。唉，可惜，她偏偏姘上了他人，而且相遇時，還那樣狠狠地釘他一眼。實在，想起這事，心裏不禁發生了幾分無謂的醋意。

「喂！黃先生的太太怎麼又來了？呀！前面還有個男人！真是不要臉的東西！」茶鋪面

前聚了兩三個閒人，瞧見菊英和她的姘夫轉身從街上走過，便這樣地評議着。

校長突然受了強烈的刺激，難以忍耐，本想站起身來和那幾個多事者去爭論，或者咒罵他們一番，但又顧慮到這種舉動只反增加他自己的羞辱，便頭也不敢轉動，眼珠氣得好像要裂出一般。這簡直是侮辱，重大的侮辱。他總算是鎮上唯一的人物，年少英俊，又在省裏受過中學教育，人們是多麼地敬仰他呀。不過因為要提倡離婚，而且己身作則地去實行，這確是有害於鎮上樸實的風氣的；因此幾個比較老年頑固的鄉紳有時對他加以非難，幸得他辦學熱心，而面子上又裝得很正派，也還能求得他人的原諒。可是，一般閒人對他的惡評，笑謔，以及婦女們對他的認識和責難，卻是他最不能忍受的。想到這些都無非是怪他離了婚，自己也有點受良心的責備。但即刻否認是自己的錯誤，總只怪那娼婦。唉，一身的幸福都被她斷送了，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動搖了。那不要臉的東西，正如他人所說，不是冤家不對頭，哪裏不好安身，偏偏死在鎮上來了，在他面前丟醜……他忽然轉過頭來，向外一望，那幾個侮蔑他的閒人早已無影無蹤了。這時，他的胸脯纔稍稍地平靜

些。

「老頭子，開水！」他喊得很短促，似乎藉此可以洩洩胸中的憤氣。

「開水，開水！」老頭子已經站在桌旁，他還在瞎叫：「真地老昏了，耳朵也聾了。」

「先生，不瞞你說，已經上了六十歲，不行了呢。」老頭子倒了開水，躲在一旁自己歎

息。

校長連啜了幾口茶，嚼着茶葉，便挺起身子，臨行時說道：

「記賬吧。」

什麼也丟在腦後，重復踏進了像監牢般的學校。

「校長，可以放學了嗎？」一個教員含笑問道。

他點點頭，背着手，癡望着像蜂湧般的小黑動物從課堂裏跳出來。他們快快地在走廊上列好了隊伍，等候校長的訓話。

「沒有什麼可說，你們早點睡！明天早點到學校裏來。」他算盡了責任。

也沒有注意小學生已經走完了，也沒有注意那個陪在他身旁的教員，他獨自下了最後的決定：

「真是個不要臉的東西，定要趕她走！」

四

幾天又滑過去了，很玄妙地，坐在茶鋪裏的黃校長臉上卻浮出了得意的微笑。原來他所痛恨的菊英不待趕走，已經自動地離開鎮上了。這消息可當作他精神痛苦的良藥，使他陡然恢復了幾分生活的樂趣，死灰的心卻又充滿了金色的希望。這時澧水對岸蒙着霧的關山再也不能惹起他深深的煩惱了。

他亂嚼了一陣落花生，像牛般地吞着茶水，很覺有趣味似地讚美這種瀟灑的生活。沒意思地隨便探望，他的視線經過了那壁上的彩戲畫，那正堂掛着的關聖像，一直投到那右角裏面的土竈，最後集中到那添柴炭的么姐身上。啊，么姐好像是神聖的仙子，瞧見

了，他便增加了生氣似地，一切都覺得有意思了。先前那夜的印象又鼓勵着他來追逐她，心想總要試試看，世上決沒有不上釣的魚。

「開水，開水！」正當老頭子栽在圈椅裏熟熟地瞌睡時，他對着么姐呼喚。

么姐提了水壺，走近他身旁，正要舉壺傾水，他便將茶盃蓋上了。但是當她轉身欲走的時候，他又呼道：

「開水，開水！」

這一次，茶盃蓋雖是揭開了，而他的目光卻像針般地注射着她紅暈的面龐。待她倒好開水，正返身的時候，他便乘機將她的左手腕捏了一下。她佯裝不知，很快地回到原處去了。

他很滿足地笑了，無限的希望又湧上了心頭。她起初總是羞羞答答的，只要耐性去引誘她，什麼都可以做到：他是這樣地預斷着進攻吧，從現在起，來繼續地進攻吧。凱旋的佳期總會在不久的將來。

無意間，瞧瞧街心，他又怔着了。那離去不久的菊英卻又從門前閃過，後面跟着先前的那個惡漢。他恐怕又有惡作劇的閒人來譏笑，趕忙掉轉頭，兩手捧着，像轆轤般地胡想，也聽不見街上的喧鬧和樹上的蟬聲，眼簾裏只有一行行兩粒一組的黑點，像刀劍般地直刺激到他那欲碎的頭腦。

一九二九，八，五，作完於上海。

她的消息

一

像秋天的落葉，七年來飄泊於南北的程西霞重復回到了長沙。

長沙雖不是他的故鄉，卻是他少年時的樂園；雖沒有兒時的遊伴，卻有記憶中的情侶。幻想裏常遊的這個都市，他這次倉促間重來，竟辨不出自己身臨實地或恍惚於夢境。他的腦海裏再現了昔日的歡情，胸腔裏充溢了勃勃的生氣，拿另一種眼光去觀察景物，企求着異樣的情趣。他要憧憬，憧憬着逃遁了的熱愛。

到旅館裏僅僅休息片刻，他就獨自匆匆地朝東北城行來。沿街的景色也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風調，可以鉤住他的視線。幾個稀稀的行人不過只給他一種走馬燈似的影

象。只轉了兩三個彎，他就到了荷花池。他瞧見母校××中學的宿舍舍卻洋化了，那古廟式的舊址變成三層高聳的大樓了。附近的往日的荒道也建築了一行櫛比的住屋，更點綴了三五家小商店。處處都顯現城市繁盛的氣象。他從宿舍門前一直往東的小巷行來，在盡頭的一家樓房前盤桓着。那兒從前是一個旅館，現在那緊閉着的門上卻釘了一塊「張宅」的銅牌了。一切都改了舊觀，他彷彿是腳踏生地一般。

他移到樓房旁的池塘畔站着，瞧見那靜靜的蓋滿浮萍的池水仍然和往昔一般地汙濁；環繞着的土地種着一隴隴青葱的蔬菜，那瓜藤蔓覆着的幾椽矮屋卻顯得比先前更加破舊了；幾個灌菜圃的耆老，他也遺忘得不相識了。什麼都不像往日了。他感覺到一種景物變遷的悵惘的情緒。

他沿着池塘邊徘徊，不知不覺地從袋裏拿出一本破亂的日記簿，翻看着貼在頁上的一張少女的像片。她那橢圓的面龐仍然充滿嬌媚的魔力，尤其是那雙斜瞟着的眼珠和頰上的笑渦彷彿活現一般，直刺激到他那孤苦的靈魂。她的裝飾雖是過了時，但他不

覺得討厭，惟其是過了時，反而可以玩味着昔日的情調。他倚着牆壁，凝視她的像片，往事像海濤般地在胸腔裏翻騰。

七年前的晚秋時節，程西霞介紹歐陽常君住在這條巷頭的旅館裏。她是個十八歲的無知的少女，曾爲了愛他的緣故被學校開除，後來因受不盡同住在此會館裏的痞徒們的侮蔑，纔被他帶到這個安靜的所在棲息。她獨自居住一所房間，日夜補習自己的功課，預備下學期投考學校。那時候他住在××中校的寄宿舍裏，和她相隔僅僅咫尺，每到課後，總要來到她房間裏談心，常常到更深夜靜時尙不忍分手。

一個星期日，佢們剛從東城外的朱家花園遊罷歸來，便得一種意外的消息，使佢們不得不從膠漆似的歡樂中作匆匆的別離。她家裏派來了一個僕人，說她母親病危，催她即日返里。她想回家呢，偏又捨不得他孤零零地一人；不回去呢，又忘不了那病重的慈母盼望愛女的心情。處在進退兩難的道上，她的心胸是多麼地傷痛呀！經過多番的考慮，她

纔決定了行期。翌晨就是別離親愛的他的時刻了。

當那夜臨睡的時候，他還假坐在她的身旁細語，忘了返寄宿舍，竟不顧平日的一切束縛了。但們不忍背了熱情，作殘酷的別離；怨恨着日間的消息竟在但們親蜜的生活裏投下了一枚猛烈的炸彈，但又企望這夜晚不要逝去得太快了。但們緊緊地擁抱着，甜吻着，也不管有沒有明朝的別離。

可是，不久，由房外闖進了兩個人。西霞不免一驚，原來那正是他學校的管理員和教務長。這是突如其來的侵犯者，打斷了但們熱烈的擁抱和迷醉的情話。

「程西霞，今晚怎麼不回宿舍去？」管理員扳起面孔責備。

「你在這裏幹什麼？」教務長隨即也這樣質問。

「是，就回去。因為表妹明早回家，所以在這裏談談。」西霞很平坦地回答了，便和她告辭，衝出了旅館，也不管那兩個不近人情的教職員和房門外看熱鬧的旁觀者。

翌晨，他跑到旅館裏來看她。僕人早已將行李捆好了。她倚着桌旁垂淚，頭髮蓬鬆，兩

眼惺忪，好像昨夜未曾安眠的樣子。

「學校不會處罰你吧？」她瞧見了他，問道。

「誰知道？即使被開除了，也不要緊。」他爽快地回答。

「我害了你了……」她說到這句，淚珠更滾滾地落了下來。

「什麼話？何必傷心呢……」他雖然勸解着她，但自己也忍不住那奔流着的眼淚。

後來，她告知他，明朝纔有輪船，今天必須搬往會館裏過夜，上船時還有機會談話。他纔漸漸乾了淚水。不久，僕人已將人力車叫來了。她不得不忍着痛楚踏上了車，但是反抱着頭，哭得厲害了。他只在車旁對她說了一句「明朝來替你送行」的話，便眼淚汪汪地瞧着車夫將她拖遠，以至消逝了……

西霞回憶着這種情景，那乾癟的眼眶已被淚水浸溼了，模模糊糊，他好像瞧見了常君還在他面前哭泣，但定神一看，啊，不是，她卻是那張少女像片的幻象呀。他忽然轉了身，

在巷中佇立，呆望着那公館彷彿變成了當年的旅館，那緊緊閉着的門也開了，他和她從裏面走出來，她竟拋棄了他，狠心地坐在人力車上走了！他眨眨眼睛，一切的幻象又消滅了。他瞧瞧那「張宅」的公館，又瞧瞧這凹凸的石道，想要捕捉他愛人的足跡；低着頭，慢慢地往前移動。可是，除開了那沒生命的岩石，他得到了什麼呢？

返到了寄宿舍的門前，他便將日記簿留好，放在袋裏，信步沿着小徑往北行來。一拐彎，那巍巍的紅色洋樓就呈現在他的眼前。那是××中學——他的母校啊！現今已改變了。正樓兩旁原來的舊矮樓已換成三層光輝奪目的新建築了。前面校園裏的花草也比往昔茂盛了，樹木也長得很高了。出入校門的青年學生都很整齊可親，顯出一種活潑的態度，這些都使他回憶着少年時的幸福的生涯。他很想跟着他們一面攀談，一面走進校裏去參觀，但轉想自己是爲了戀愛被學校開除的學生，況且是個外方的飄流者，哪有臉面去見師友呢，便掉轉身子慢慢地回到旅館去了。

第二天的早晨，西霞已經上了開往津市的小輪船。他呆望着滔滔的湘水啊，這江流

呀，先前曾無情地負了他的常君，經過洞庭湖，送到她的家鄉去了。唉！誰知道，他和她在江干別離後，轉瞬間就有了七年了！他這次重踏舊地，這江水仍然和往昔一般地奔流着，開往津市的小輪船仍然和往昔一般地停泊在這江畔，碼頭上仍然和往昔一般地鬧熱；一切都還在，但是僅僅失去了他親愛的常君了！他獨自在船上散步，感得一種異樣的孤寂，逝去了的熱情又在胸膛裏燃燒起來，流露成了一首相思曲：

流水呀，流吧，

流去了我的青春，

流去了我的戀人，

怎流不去我的憂憤？

怎流不去她的情影？

流水呀，流吧，

願流我到她的家鄉，

願流我到她的身跟，

許我瞧了瞧她，

我願長眠在你的波心。

一會兒，小輪「嗚嗚」地叫了幾聲，便離了岸，開往江心，順流而駛了。呆立在船尾的西霞仍然眺望着那徐徐後退的都市，直等到連那灰點般的街屋都消失了的時，他纔嘆息着走進了艙位。

二

正當小輪船橫過了那碧水連天的洞庭湖，駛進澧水的清晨，在房艙裏悶閉了一晝

夜的程西霞獨自在甲板上閒眺。那曲折如帶的港灣，陪着兩岸綠油油的修整的蘆葦，更點上那翱翔於天際或涉足於水灘的幾隻小灰鶴，構成了一幅令人忘懷，幽然神往的畫圖。他倚着鐵欄，仰首呆望着西天的淡綠色的朝雲，似乎已忘卻了己身是在自然的圖畫中。啊，那美麗的雲彩之下，他想，也許是常君的故鄉。她正在做什麼呢？還在枕邊甜睡吧，不是在夢幻裏追求着他吧。或者是徹夜未眠，埋頭坐在牀角，含着淚珠在思念他吧。或者竟在俯首貼耳，獻媚於某個恩愛的丈夫吧。不，她決不是那樣卑鄙的女子！他怨恨自己太神經過敏，竟無禮地侮蔑了她的人格。假若她在目前，又不知要怎樣忍着含冤的淚兒，作真誠的表白啊。

「程先生，景色多好！」一個着中山服的青年軍官走近，和他交談。

「喂，劉同志，你也醒來了。」西霞回過頭來瞧見身後站着的是昨晚認識的同艙的旅伴，便順口應酬了一句。

「什麼時候可以到津市？」

「下午四五點鐘吧。」

「津市隔臨澧多遠？到那裏去有輪船麼？」

「大約六七十里路，沒有輪船，只能雇轎子去。」

「路上還平靖麼？」

「那就靠不住！」西霞又轉問着：「你到臨澧有什麼公幹？」

「去視察視察黨務。」

「啊，我請你搭一個口信可以吧？」他恍然想起他的愛人，懇求着：「我有一個女朋友，叫做歐陽常君，她家住在臨澧縣公署的對門。請你去看看她，只要說是我介紹的，沒有不歡迎的。見面時，請告訴她我已經回到津市，不久就去探望她的。」

「可以的。不過口信怕不妥當，頂好是寫一封信，我帶給她。」

「那末，就寫張名片給她吧。」

西霞便伏在統艙板上寫着——

常君吾妹：

離別多年，未獲好音，甚念。現已由外返里，不日將來府上晉謁也。

一九二八，五，二，西霞草。

軍官接了名片，又和西霞閒談了一陣，隨即回到房艙去了。鐵欄邊只剩下他一人，仍然埋藏於飄渺的幻想中。

午後五點多鐘，西霞回抵了久別的故鄉。他即刻奔到家裏。門庭雖然如故，但雙親卻更顯得老態龍鍾了。幼小的妹妹現在已經長成一個姣好的姑娘，他簡直不相識了。家境也似乎比往昔蕭條了。他想到當年離家的情景，正像昨日的事跡，但是，一切都變了，很迅速地變了。他感覺流光的飛逝，人事的變遷，和人生的空虛。

在家人的驚喜中，他忽然走出了門。那茫無目的的步伐，徒增加了他深深的悵惘。他要做什麼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管街市的囂嚷和行人的擁擠，他向前衝去，像瘋犬般地向前衝去。

片刻間，他低了澹津女校的門首，凝視着那新起的洋式紅牆和那上面閃爍着的金字。他佇立在這裏又怎樣呢？這簡陋的建築又有什麼值得他注目的地方呢？不過，他想這學校是他愛人常君幼時讀書的地點，一定有許多可以追尋的痕跡，便走到裏面來。

迎接西霞的是一位老年的女教員，還能認識他。她訊問他爲什麼多年不回家鄉了，外面的情形怎樣，還有其他瑣碎的事情。他一一答復之後，便向她探聽常君的消息。

「歐陽常君，你還記得她麼？」他提出這個平淡的問話。

「歐陽常君嗎？她是我的學生，怎麼不記得。那時候她在高一級讀書，啊，還是個小女孩，一條黝黑的髮辮，走路像蛙跳一般。是個聰明的學生，我很愛她。」老女教員答道。

「後來見過她嗎？」

「她在這裏畢業後，就往省裏讀書去了。不常看見她。——啊，你認識她嗎？」

「是，在省裏曾經會過幾次。」

「可惜，你今年回來遲了，不能看見她。去年秋季她還住在津市天后宮街。有時也到

這裏來看看我的。」

「現在呢？」

「早已經和她的丈夫纒回臨澧去了。」

「什麼！她嫁了人麼？」他突然聽了這消息，血脈不覺緊張起來，帶着顫聲追問。

「是前年冬天在她家裏結婚的。丈夫姓王，在臨澧縣公署做科長。去年三月因政治嫌疑，夫妻倆便躲在津市來住。喲，已經生了一個男小孩咧。真地，我也應該老了，眼見她長大，現在就做了娘了。」

——他聽到這兒，臉色已由驚疑變成沈靜了，獨自埋頭思索着。他失望了，生命的曙光正像石投大海一般。七年來的長夢一旦覺醒了，他失掉了一切，好似佛家看透了人生一般，所感到的只有虛幻。雖然，他仍苦憶着那失去的情人，在過去的夢裏，她確是他的主宰；現今被棄，除了這唯一的回憶足以安慰他外，還有什麼呢？

「她的命運也算得惡劣了。回臨澧不久，她丈夫便棄了她，跟着軍隊退往洪江去了。」

可憐剩下她一人，伴着一個剛剛滿週歲的小孩，在娘家過活。前月裏還給我來信，要我替她在學校裏找個位置。唉！現在的世界，找事做是多麼地艱難呀！

「她是個多情的女子，你和她交過朋友，一定是曉得的。當十七八歲在省裏讀書的時候，她就長得怪可愛的。許多男學生和她戀愛，寫情書略。不知怎樣地，她在學校裏鬧了什麼事，就被開除了。她家裏知道了她的行爲，纔派人催她回來。但是不幸，卻又被一個什麼唐團長霸佔了。聽說是做過半年的姨太太，到後來反又被人去開了。一直到前年，她家裏纔強迫她和姓王的結婚，聽說當時她還不願，要等待什麼情人吧。誰曉得她就這樣地結局！唉！女子是不容易做呀！」老女教員像說故事般地敘述着常君的遭遇。

他覺得女教員的言詞太銳利了，彷彿是尖刀刺進了他的心。她的說話是有意，是無意呢？是替常君表同情，或者是譏諷他呢？或者知道他和常君的戀愛，他曾經欺騙過她，拋棄過她，所以代她發出這許多冷風般的雙關語呢？他胡亂地猜疑，一陣陣的羞愧暗自湧上了心頭，臉上也覺得熱烘烘的，找不出什麼話語去敷衍那個女教員。片刻的勾留之後，

他不得不告辭走出了女校。

他抵家時，街市的燈火已經很光耀了。家人們和他談話，他也不高興，隨便應酬了一下，便託言疲倦，獨自進了客房去休息。剛躺在牀上，他就想到了常君的情形來。他太負她了，在七年來這樣長久的日期裏不該不回來去探望她，更不該不多寄給她幾封問候的書信。既愛上了她，爲什麼對她不負責任，讓她像一隻倦飛的鳥兒得不到安樂的歸宿？不該太顧及惡舊的環境和禮教，也不該爲了區區的學業拋棄了她。那橫暴的唐團長霸佔了她，那薄情的王科長欺騙了她，以及她的一切的厄運，都是他給與的。實在，他負她太甚了。

這時候，他胸中已經悲傷得無可復加了。痛悔，羞愧，自怨同時裹住了他的靈魂。過去已經是過去了，現在對她應該怎樣呢？難道還是坐視她掙扎於苦難的命運中，不加以救援嗎？他應該對她負責任，再不能遲延了。一個受難的愛人，還不能救出，他能做什麼呢？想到這些，他已經昏了。

不久，他從衣袋裏取出那本破亂的日記簿，兩眼直瞪着常君的像片，她的臉色似乎比往昔苦悶了，皮膚也黧黑了。她好像抱着一個瘦弱的嬰孩，愁眉苦眼地在向他乞憐。又好像翻起面孔，在怒責他薄情。他無面再對她注視了，不得已含着眼淚將日記簿丟開了。在一陣的羞愧和悔恨之後，他便從牀上躍起。打開了皮箱，翻出一封七年前常君寄給他的信；把牠和日記簿同包在一條潔白的手帕裏。又將這個包裹放在枕下。然後，他纔靜靜地躺在牀上，企望着明後日他就要和她見面了。

三

只過了兩天，時局就突然變得緊張了。市鎮上佈滿謠言；什麼張師長不受編制，要反抗省政府；什麼土匪要撲攻縣城；什麼軍隊要調防；什麼紳商們要預備逃走等等。人人都鬧得心慌意亂，彷彿卜知了大禍將臨頭上的樣子。但是，程西霞卻毫不注意，竟敢於離開家鄉，去到臨澧訪着他久別的愛人，歐陽常君。他的心裏何嘗不恐懼戰禍匪患，何嘗不知

道一路上行走艱難，其所以要急於就道的緣故，也不過是那猛烈的情波傾滅了驚惶的火焰罷了。

既沒有船，又沒有橋，他只得獨自步行。家人的勸阻，他也置之不理，只想要治療七年來心的創傷，只想要滿足和她別後的渴望。

由津市到臨澧去，本要經過宋家渡，渡過澧水，沿着道水左岸的小山行去，不過只有六十里的路程，步行只需大半天的工夫就可以到。但是這條道路，他從沒有走過；況且道水兩岸的匪風甚熾；所以他只得決定先到縣城，再往南經過劉家河，一直橫過了那連珠般的岡巒，往西南行去；雖是多行幾里路，他卻很是熟悉的，而且以爲只有這條路是比較地安穩的。

大概是喫早飯的時刻，他抵了縣城；爲着趕路的緣故，也不進城去訪問戚友，只在東門外的飯店裏用了早餐，隨即往劉家河行來。縣城附近的地方的樹木都被兵士們砍伐了，用作築電網的木柵。澧水的堤上也築了幾個砲臺，有少數的遊擊兵把守着。沿路上又

滿掘着戰壕。一切景象都顯得不安定，令人可怕。

他經過劉家河時，那鎮上的鋪店已經多半關閉了，因為怕拉夫的緣故，行人很是稀少。街上只有一簇簇武裝的兵士和團勇。他瞧見這種彷彿大戰在即的景況，訪會愛人的勇氣也因之消失許多了；但是，既出了門，也不能中途折回，只得大着膽，往前冒險地行去。

當行抵兩縣交界的大岩廠的時候，西霞不幸遇着了冤屈。鎮上站崗的兵士見他的裝束有些與老百姓不同，便對他百方地盤問，渾身檢查。無識的兵士們都以爲他是敵方派來的偵探，不許他通行，竟主張要拘留他。後來，他幸虧經過一位比較明理的軍官的審問，加以他自己的回答又沒有語病，纔被釋放，一直向臨澧前進；但是，他已經耗費時光，飽受虛驚了。

在路中，他曾經很奇怪地設想，說不定有更野蠻的兵士竟把他當作奸細來鎗斃，或者遇着土匪而被擄進匪窟裏去。他不禁痛恨萬惡的軍閥。他們強迫着無產的兵士去壓榨無產的工農，勾結着流氓地痞去欺凌和順的民衆；原來的整個的平等社會是被他們

破壞了；猛烈的階級間的爭鬪也因之產生了。也沒有真理，也沒有公論，只有剝削者的嘲笑和被剝削者的悲鳴。

七年前的軍閥，他於今想來還要切齒痛恨。那個駐紮在臨澧的唐團長曾經霸佔了他的愛人常君，使她受了這樣長久的災難。這次，他又遇着無禮的盤問，自然痛惡軍閥的程度也就深無可深了。

經過了多少的艱難，他好容易在日落西山的時候纔行抵了臨澧。這是個鄉村般的縣治，沒有什麼城池，周圍只有墳墓似的小山。鋪店也顯得異常冷落，居民也好像分外驚惶。滿市也是一種同樣令人顫抖的將戰時的情景。他不識道路，便沿着正街行來。他雖然目擊着險惡的景象，腦筋裏卻陡然躍起一種金色的希望。一眨眼，他就要會見別離七年的愛人了。她對他的熱誠的歡迎是多麼地令他感激呀！相見時說些什麼呢？怎樣去稱呼她？是常君妹妹呀，常君女士，或是王某的太太呢？應該抱着她狂吻吧？不，她的家庭不是新式的，這事也許不能如願。和她含着歡樂而又悲痛的淚珠，在暗處互相敘述着淒愴的往

事麼？不，只這一點也許做不到！怎樣對待她的家人呢？自己去會個有夫的少婦用什麼名義呢？他又幻想着和她見面後，應該要怎樣救她出陷阱，使她能獨立，最好以後還能償自己的素願，和她永遠地不分離；不，即使不能達到這種意外的幸福，他也不覺得悵然，原來只想看看她，好治療他自己的心的創傷，並且補償對她應盡的而曾經疏忽了的責任，僅僅這一點已經令他大大地滿足了。

不久，縣公署就出現在前面了。他帶滿驚喜地去瞧瞧公署對門的住屋。呀！他馬上便覺得異樣了，兩眼只凝視着那滿屋的灰色的兵士；那門牆上「歐陽宅」的銅牌旁掛着什麼「四軍九師混成團三營營部駐此」的長布條。守衛的兵士持着鎗，惡狠狠的，使他一見生畏。他在門前不敢多多徘徊，只得決定去冒險，試問問守衛的兵士。

「請問老總，我找姓歐陽的，可以進去吧？」

「沒有，沒有！」

「這裏不是姓歐陽的住宅嗎？」

「滾開！」兵士已經拖起鎗桿要去杵他了，幸虧他躲得快，沒有遭殃。

他失望了，眼眶裏幾乎要淌出淚來，一腔熱望只好付之於流水了。他垂着頭，舉步向前；忽瞧見隔壁就是一家小客棧，便踏了進去。伙計引他到了一所黑黢黢的氣悶的房間。填好了旅客循環簿，他便倒在牀上，頭腦像石磨般在旋轉。他失望了，大大地失望了。他久別的愛人常君雖經過了數千里的辛苦的跋涉，仍然不能會見！她現在又在哪裏？是安全，是流離？是生，是死？他難以卜知。他要怎樣呢？天呀……

「你先生貴姓？從哪裏來的？」同房的一個僕人樣的老漢走近西霞的牀邊，問道。

「我——姓程，從津市來的。」西霞很煩惱，只這樣冷冷地答復。

「有什麼好事？」那老漢帶着驚奇的面孔追問着。

「——去到隔壁歐陽家看看歐陽小姐，不幸他家裏駐了兵。」西霞的好奇心動，想藉此從老漢的口中打聽些關於常君的消息。

「啊，原來就是我們小姐的朋友！我是她家的用人咧。唉，她昨天得了信，知道你先生

要來，歡喜得很。叫我打掃房間呀，好歡迎你，不幸晚上就紮了兵……」老漢這時忽變了低微的語氣繼續說道：「先生，這些丘八老爺真該遭鎗斃，一進門就搶錢，連燻肉都取下來喫。我們小姐要不是跑得快，就會上他們的老當呢。亂刀剝的，這就是什麼講名譽的軍隊呀。」

「你的主人們和小姐躲在哪裏？」西霞急於要得個確實的消息，盼望似地發問。

「不是跑到山裏，就是逃往常德去了，連我也不曉得。我老了，跑不動，纔住在這裏，等後來兵退了，也好照料照料房屋。」

「唔——」

「我們小姐的心腸真好咧，聽說她常常在她母親面前說你先生的好話，像是很畢念的樣子。喲，她養的小少爺真乖巧，總喜歡要我抱。小姐待我們底下人也好啦……」老人絮語不止。

這時候，西霞已經被老漢的言詞弄昏了，心裏覺得異樣的紛亂，便假託疲乏，拒絕談

話。老漢也很識趣地踱往房外歇氣去了。剩下的只有西霞獨自躺在牀上，呆望着那污黑的帳頂，很繁雜地在幻想。他什麼時候纔能和她見面呢？他是不曾片刻忘過她。可是她又何嘗忘過他呢？唉，完了，一切都完了。在這樣的社會裏，他連什麼也沒有希望了。

一會兒，伙計送來了一盞煤油燈，又訊問他什麼時候喫夜飯。他只說了一句「不忙」，伙計便走出房了。

他便從貼身的衣袋裏摸出那潔白的小包裹，翻開那本破亂的日記簿，含滿熱淚的眼睛，注視着他愛人常君的像片。他只能這樣在幻想裏和她相見了。他注視了片刻，便將日記簿丟開，取出她的那一封信，他七年來珍藏着紀念着的唯一的信，用一種哀慟的嘶聲讀着——

親愛的西霞哥哥：

空間和時間真是有意作難，將我倆遙遠而長久地隔離着！自湘江邊我倆灑淚別離之後，一轉眼就有三星期了。在這時期裏，我想，你一定是很寂寞而悲哀的。但是

有甚麼方法來安慰你呢？除了坐視你受惡劣的環境支配外，我實在想不到怎樣地盡力，使你快樂，雖然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難受。

我實在不願意寫信給你，因為我的信不但不能使你見了舒服，歡喜，恐怕還要使你更加傷心，更多淌下幾滴眼淚。所以到家半月不給你寄上片紙隻字來。哥哥，我實在有我的苦楚啊！你知道嗎？今日我忍耐不住了，受着良心的譴責，我再不能讓你長久地望着白雲相思，或倚着孤枕流淚，不得不和你談談我的境遇，減少你的憂慮。可是我將實情說了，又怎能減少你的憂慮呢？唉！我也顧不得這些了！

人事的變化真是難測啊。僅僅地只有三個星期，我便困落在黑暗而悽慘的地獄裏了！我的哥哥，請你不要驚慌，且聽我慢慢地告訴你吧。經了七天的跋涉，我方能抵家；因為路上水淺灘多，輪船不能直接通行，必須用划子過駁，所以費了這些日期。我母親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大病，不過是平常的小恙。但是爲什麼派人催我回家呢？我想，你也許知道的。就是我縣旅省的同鄉痞徒寫給我父親一封很嚴厲的信，說

我是怎樣怎樣地墮落，要快快將我召回，免得丟了同鄉的臉。唉！僅僅地只有這一封信，就夠將我打入十八層地獄了！

我到家幾天，便要即刻來省，我父親偏不允許，並說以後不准我在外念書。我和他爭論了幾次，他的態度更強硬了，竟不許我出大門。我一個十八歲的女兒，怎能反抗他呢？況且女兒反抗父親是現在社會所不容許的。

可是我母親切心愛我，勸我暫時在家，待過了陰曆年節，再設法來省。我也只得服從了。

在家裏還沒有安住十天，悲慘的災難便降臨到我身上了！哦！我終身的痛苦就從此穩定了！哥哥，我的哥哥，你一定要很驚駭而疑惑；但是請你不要着急，且等我說下去吧。

澧州陳鎮守使的第九團軍隊紮駐在我們縣裏，團長叫做唐斌。他的公館設在我家對門的縣公署的旁邊。我父親在縣公署裏有差事，所以時常要和唐團長見面；

兩家的人也漸漸相互地往來。唐團長有時帶了他的兩個姨太太到我家裏打牌，我們自然不敢不歡迎招待。

可是我很討厭他，不過也沒法躲避。誰知道他那魔鬼聽他人的唆使，竟看上了我，要娶我做四姨太太。他派人來我家做媒，我父母以我年輕來拒絕。但他總不肯干休，非達到目的不可。哥哥，你猜猜看他用什麼方法呢？哦！說起來，真痛心！

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衝進我的房裏，跟來的四個佩盒子砲的衛兵就在房外看守。那時，我正躺在牀上看書，一見了他，便嚇得起身要跑。他即刻兩手抓住我，還說出一些屎臭的詞兒。我心裏急得像刀割一般，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竟強迫要在我的房裏過夜，可憐我……

哥哥，我親愛的哥哥，我實在寫不出了！我的呼吸急迫了，鼻孔阻塞了，忍不住要痛哭起來。哦，我的哥哥，你也曾夢想到我，你的年輕而軟弱的妹子，要遭遇這樣不幸的侮辱嗎？

從此以後，他便常到我房裏來。我父母處在他的淫威之下，還能反抗嗎？我幾次要圖自殺，都不能成功，因為他派了老媽子日夜看守着我。他又在我家的大門上貼上了什麼「第九團參謀部駐所」的條子，派了幾個兵士在門前守衛。這樣，我能夠逃得出陷阱嗎？

哥哥，如果我早知道有這樣不幸的遭遇，我就應該投身在洞庭湖中喲。記得這次回家，船過洞庭湖時，我一個人站在船頭上遠眺。左旁赤綠色的山崖，襯着黛綠色的樹林，和黃褐色的草地，是多麼地美麗啊！右旁和前方全是一片汪洋，一望無邊。無數的帆船像水鷗般地浮在這遠近的湖面上。在平日我要沈醉在這自然的美景裏，可是這次偏引不出我賞玩的心情！

我俯視下面碧綠色的湖水，多麼清澈可愛！我恨不得跳入玉色的波浪裏，洗洗我心頭的鬱悶。但一想起孤單的你和我那半百的父母，便沒有跳下的勇氣了。

現在我痛悔極了。那時候我怎麼不葬身湖底啊？

哥哥，你讀到這兒，一定會傷心痛哭。但是請你不要太過了，這種災難似乎是我應得的責罰。你曾想到我，你親愛的妹子，是一個墮落的女郎麼？

我是富於愛情的，對於異性的朋友特別要好。但是，有幾個待我以真心呢？他們的嘴是很甜蜜的，心卻是非常毒辣呢。他們對女子有什麼要求的時候，便拿着金錢，媚語，和虛偽的眼淚來誑騙；等到目的達到了，他們便回頭望望了。我上了他們的當不少呢：我爲求愛，不惜破壞了寶貴的名譽和清白的身軀，所得的只有一個「人盡可夫」的譏諷。現在我明白了，但是，無論怎樣地懺悔，已經來不及了！

在幾個愛我的人中，我發現你愛我的真心。你沒有說過一句謊話，沒有送我一點東西，但能指出我的過失，能鼓勵我的志氣。這都是和普通一般人不同的。所以我丟了一切，犧牲了一切來愛你。但是，似乎固定了的，真摯的愛情卻不能順適而永久啊。

哥哥！你現在不要思念我，憐惜我。我是一個墮落不過的女郎，我的任何一點都

值不得你的愛戀。我的靈魂已走出我的軀殼，因為我的軀殼已被迫地變作一個他人洩慾的器具。我現在萬分痛悔，當初不該愛你，使你爲我犧牲你的名譽和學業，喪失了你偉大的志氣。我現在是一個活屍，也許不久就要變成死屍。請你不要思念我，憐惜我，頂好是將我的印象在你的腦海裏毀去，因為這樣，纔可以減少你的痛苦和我的罪惡。

但是，你若有時回憶到我曾經熱烈地愛過你，那末，請你費費腦力，想想我爲什麼現在變成一個活屍，不能再愛你。你若真真愛過我，請你努力，看怎樣纔能爲我報復，將使我變成活屍或死屍的仇人和制度消滅。你若能夠實行，我雖死在這人間的地獄裏，也會含着微笑咧！

這時候，忍不住寒氣的雄鷄已「喔喔」地啼了，天氣不久就會要亮了。外面寒風怒號，落着很大的雪。雪花從窗戶罅裏飄進來，堆積在桌案上。房裏的空氣特別寒冷，因爲火爐早已熄了。我的身體忍不住戰慄，手已凍僵了，不能再寫下去。

哥哥，我親愛的哥哥！我倆告別了，也許是永遠永遠地別了！
祝你康健！

你的常君淚書。一九二一年，冬月三日。

一九二九，七，二〇，作完於上海。

自沈

是一個初冬的寒夜，滿鳳院裏除開有時闖進幾個陌生人來見見姑娘外，簡直找不出熟客的蹤跡。這種情形不僅是一時的或滿鳳院一家的，無論哪家妓院都是一般地寂寞。因為人人都驚惶着京西一帶的激烈戰爭，因為許多官僚和學生們的南返，因為政局和戰事賜給一般人經濟上的困難，遊客就漸漸稀少了。

滿鳳院裏的曾經名振一時的小鳳有點着急的樣子了。在她的圓圓的面龐上也找不出往日使人迷醉的笑渦了。她獨自躺在洋火爐旁的藤椅上，瞧着從水壺嘴裏冒出的縷縷的蒸氣。覺得這房間比往日寬大了，而且寂靜了——寂靜得使她難過，無聊，甚至於悲哀，她便無意識地嘆息了幾聲。

她屈着手指計算她知己的客人。想着景山有個多月沒有來了，雖是前日給他寄去一信，竟不見人來，她不覺有點恨意。她又想到小劉已經上河南去了；小于已經下了盤子，找隔壁菱香閣的花樓姑娘去了；老黃呢，聽說害病了。在這羣人之中，她決定只有景山與小劉是她最知己的客人；景山雖然是個窮學生，但性質卻很好，最會體貼女人；小劉雖然有個乖僻的脾氣，但還闊綽，常常爲她贈送衣料等東西；所以她最愛着的，最思念着的，除他倆外，就沒有別人了。

忽然，她站起身來，走到衣櫃前立着，對着玻璃鏡面整理她的頭髮。她看見自己的艷麗的面龐，亮晶晶的烏黑的眼珠，蓬鬆鬆的柔髮；於是認識了自己還是一個十七青春的女郎。她對着鏡裏的影子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驕傲着她的少女的美麗。

可是，她立刻覺得自己太可憐了。她這樣的年華，這樣的容貌，這樣的修飾，竟使自己懷疑了，懷疑着她爲什麼要在窰子裏混事，受盡了人們的摧殘。這種問題似乎太深奧了，她不能理解出來。末後，她只好歸恨到那不公平的惡劣的命運之神。

「姐姐！她的妹妹小蘭突地衝進房來，在她的身旁呼道。

「幹嗎？」

「爸爸要十塊錢用，叫我來拿。」

「沒有沒有！」小鳳擺擺頭，說道：「他有什麼急事，晚上要錢？」

「有緊要的事。」小蘭想了一下，很乖巧地回答。

小鳳又坐在藤椅上，埋頭思索着。小蘭呆站在一旁，默望着她的姐姐的那副氣憤憤的面孔。房間裏又恢復了原來的寂靜。

「拿去吧！」小鳳忽從貼身的衣袋裏掏出那唯一的一張十圓鈔票，對小蘭喊道。小蘭接了鈔票，不發一言地走出去了。

小鳳便開始想到她家庭裏的瑣碎的事情。她的全家，連娘姨只有四個人——自己是在妓院裏食宿的，所以每月的開消只需四五十塊錢。可是近來她父親未免太浪費了，最喜歡打麻將，又拚上了黑姑娘，供給她的費用。她家裏的開消便要增加了。然而，這幾月

來的營業衰落，她的每月收入還不滿百圓，自然不夠用。她已經借用櫃上七八十圓了。今晚因為要買東西，她又借得十圓，偏偏又被她父親逼了去。這些情形正像一個煩惱的密網，將她緊緊地裹住了。

她決定要回家一趟，探視她父親的行動，便披上大氅，慌慌張張地出了妓院。

小鳳一進家門，便瞧見她父親，黑姑娘，金大嫂，和一個不認識的女客正圍着桌子，很鬧熱地打着麻將。她立刻覺得她父親太下賤了，陪這一羣淫婦賭混；最使她厭惡的就是黑姑娘的那副鴉片鬼似的面孔。她很懷疑她父親爲什麼疼愛這樣醜陋的淫婦。又想到自己將皮肉換來的銀錢卻供她父親和黑姑娘的揮霍，她忍不住憤恨起來。但她還要顧全她父親的臉面，不肯冒昧發怒；只得忍着滿腔的怒火，佇立在她父親後面看牌。

「小鳳，你今天怎麼不叫我了？有什麼心事嗎？」黑姑娘面前對了一對「發財」，笑嘻嘻地問道。

「關你什麼事！」小鳳遲疑了半晌，答着。

「你不要問她。這幾天她的脾氣很古怪呢。」小鳳的父親從中插了一句。

「您打牌就得了，請不要管我。」小鳳很討厭她父親的話，忍不住纔這樣地埋怨。

恰巧，這時黑姑娘贏了一個「三翻」，全桌的人都驚叫起來。而小鳳和她父親的爭鬭便因這事暫時含默着了。

小蘭，坐在我這兒來，我喜歡你。小鳳不理我呢。」黑姑娘洗着牌，笑眯眯地翹着小蘭。

「不要理她！她不是好東西！」小鳳即刻攔阻她的妹妹。

「小鳳！你——你說什麼呀？」黑姑娘瞪着眼質問。

「小鳳！你太不懂事！管得上她麼？」小鳳的父親瞧見黑姑娘的面色不好，便乘機和緩地說道：「哼！你自己的生意不好好地去做，卻在這兒管你媽的閒事！你看，來往的客人盡是些窮光蛋！難怪我沒有錢花的……」

「我寧願窮死，免得人家來喫閒飯。」

「呸！誰喫閒飯？」黑姑娘又挑着釐。

「混賬東西！」小鳳氣得忍不住，便罵了一聲，隨即抓了一把牌，朝黑姑娘的臉上打去。

黑姑娘受了傷，氣得睜圓了眼睛，起身要打小鳳。當小鳳對她衝來時，臉上便着了她幾巴掌。小鳳忍不住頭暈臉燒，嚎啕地哭起來；兩手死揪着她不放，用頭猛撞着她的胸膛。然而小鳳的父親反咒罵着她，更幫着黑姑娘撕打。三個人很混亂地打成一團。哭聲和罵聲同時合奏起來。桌上的一盞煤油燈也被翻倒在地下，打成碎片，地下也灑溼了幾大塊煤油。

這時候，小蘭早已嚇得哭了。金大嫂卻呆站在一旁，不敢上前去調解。好在另外的那個女客看不過去了，纔從中把黑姑娘拉開。

「我要跟你拚命黑鬼！你這可惡的東西！」小鳳雖被她父親按倒在地下，但身子還是用力地掙扎，不住地叫罵着。

金大嫂也走攏來，把小鳳拉起，替她披上大氅，勸她回妓院去。小鳳看見她的父親和黑姑娘還在喧嚷，想想她自己不是他們的敵手，更加受了重傷，也只得忍氣吞聲地跟着金大嫂出門去了。

本來金大嫂要親自送小鳳回去的，但被她再三地謝絕了。小鳳離開了金大嫂，便登上一輛洋車，命車夫拉往百順胡同的滿鳳院去。

車夫沿着虎坊橋的馬路一簞一簞地拖着小鳳往前奔馳。她躺在車上還在嗚咽嗚咽地流着淚。她痛恨她父親和黑姑娘的手段太毒辣了。她父親簡直是個流氓，好像是她的仇敵。她對於家庭沒有希望了，再不願活在世上受磨難了；於是，決定不回妓院裏，命車夫拉她往南下窪去。沿路的鋪家閃爍着電光，她無心觀賞；「呼呼」的冷風，也不覺得畏縮；腦際裏只有她父親和黑姑娘的惡狠狠的面孔深印着。她咒罵她惡劣的命運，爲什麼讓她當個下賤的妓女，連自己的父親竟然和旁人一樣地虐待她。這些問題，她實在不能明瞭。她又痛哭了，口鼻都塞滿着痰涎，呼吸也急迫起來了。

不久，她到了南下窪的空地，將所有的銅子都給了車夫。她往南走去，朔風如刀劍般地向她襲來，她便打了幾個寒噤，全身也不住地戰慄起來了。但是她仍然勇敢地往前奔跑，漸漸地路上的行人也稀少了。後來，她瞧見右邊有一偌大池塘，便走上前去。這時候，天空高懸着一鉤新月，沒有一點星星。池畔圍立着幾株枯樹，樹枝被呼嘯着的北風刮得四面晃動，格格地作響。池塘上吹起一層城牆朶似的波浪。夜色悽愴，只聽得怒吼着的風浪的交響樂。她坐在池旁的一塊石頭上，瞧見這幅可怕的淒涼的夜景，脆弱的心靈幾乎悲傷得要破裂了。

她不住地全身顫抖着，手脚緊縮成一團，好像一個受了驚的刺蝟。她想只要將身子向波心一躍，便可以解除她一身的痛苦。然而，她這時卻沒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忽然，她回憶着她兒童時的生涯啊，在那美麗的蘇州城，她會消磨了燦爛的青春；又會拋棄了快樂的遊伴，更別離了甜蜜的故鄉。她的慈愛的老母，以及她臨終時悲慘的情景都能使她感傷。她想自己做了兩年妓女，嘗過了世上無量的辛酸，經歷了人們無數的摧殘。她會假

裝過嬌笑和嗔態，騙過浪子們的金錢；但是每當接着亮光光的洋錢時，她便感到自己的卑賤。過去的惡劣的環境還能刺激她的心房，還能使她抽抽噎噎地哭泣。

會兒，她又思念着她知己的客人。啊，景山，那個俊俏的景山，是多麼地痛愛着她！他說過他很願意娶她，只是缺乏了金錢。她會幾次要和他逃走，但都被他婉言勸阻了。唉！他竟個多月不來了！小劉呀，那個可敬的慷慨的小劉呀！他是多麼地珍重她！又對她是多麼地表同情！他常常供給她物質上的需要，這是值得她感激而永遠地不忘的。可是，他已遠遠地離開她了！後來，她又想起剛纔黑姑娘的那副惡狠狠的鬼臉和自己父親的毆打，啊，那個淫婦的巴掌，毒辣的巴掌！腰間的重傷便乘機刺痛她的胸膛，使得她不得不痛號起來了。

最後，她恍然大悟，決定只有一死便可以超脫苦海。現在的環境已經窮迫得使她難忍了，日後的不知道還要困苦到若干倍呢。她幼時的仁慈的父親到現在竟變成一隻吸吮她的膏血的猛獸，又變成一個辜負她母親的薄情人。她沒有父母可靠了，也沒有親戚

可投了。連她唯一思念着的景山和小劉也竟然拋棄她了。她失掉了人生的意義。她痛恨世界在這樣廣大的羣衆裏，竟找不出一個真的同情者。的確，她什麼都灰心了，只想將她的受盡了蹂躪的軀殼埋藏在這波浪裏。於是，她站起身來，脫掉了大氅，立定在池畔，想即刻縱身一躍；但是，她剛舉手，忽然又沒有勇氣了。她戰慄地兩手捧着那受箭傷般的胸口，心臟在裏面跳得很厲害；含滿淚珠的眼睛呆望着前面怒吼着的波濤。那波濤呀，彷彿在對她癡笑。她又似乎看見她死去了的母親在浪裏伸開手臂在招引她；在對岸也好像有一個人跳下水了。這時，前面樹林旁來了兩個行人。她恐怕被他們看見，便決心地舉起雙手，拚命地往前一撲。咚！咚！那誘惑的銀刀似的波浪便將這個可憐的女郎吞沒了！

那兩個行人卻早瞧見她在池畔呆立着，但將要行近她時，已瞥見她跳入波心了。等到他們投在嚴寒得刺骨的水波裏，費盡了氣力，將她救起，放在池邊的時候，她已經裹着水淋淋的壽衣，在這北風怒號着的寒夜裏得到了最後的安息。

選舉

召集國民會議的消息忽然由北方傳播到C省，再由省城到Y縣。Y縣的縣知事張撫萬瞧見這段公差，自然歡喜得不可言狀；因為他自到任以來，並沒遇着什麼大的案件，可以找點出息。現在既有了這個消息，縣裏的紳士就會向縣知事運動選舉，那末，他可以藉此撈點油水了。他曾和第一科科長袁在禮商量過，調查紳士們中有誰希望當國民會議的代表。結果，他們斷定了有財有勢的李尙義。

果然，沒有多日，李紳士就上衙門裏來拜訪縣知事。這時候張撫萬正在簽押房裏抽大煙，即刻派袁科長先去接待。可是不久，李紳士便跟着袁科長進來了。

「縣長，義翁來了。」科長搶先一步，走到牀前，稟道。

「請坐，請坐。」縣長趕快丟了煙槍，坐起身來，笑着迎接客人。

「縣長近來好麼？」李紳士剛跨近房門，恭恭敬敬地向他點頭請安。

「很好，很好。義翁好吧？」

「托縣長的福，賤體還好。」

聽差走近來，和紳士、縣長、科長各人奉上茶煙後，便躲在門外去了。

「這幾天衙門裏不忙嗎？」紳士坐在絨椅上，問着縣長，從他那肥胖的臉上的笑渦看來，似乎滿含着一腔心事。

「不算忙，不過新解來了幾個土匪，昨天我和承審員問了半天，還沒有供出什麼，已經把他們收禁了。」他說完了，就伸伸懶腰，一連打了幾個呵欠。

「縣長，請抽煙吧，不必拘束。」紳士動動身子，手指着牀上，對他殷勤地說。

「不要緊。義翁抽兩口嗎？」他躺在牀上，手拿着煙槍問道。

「不客氣，我已經抽過了。」紳士站起來，躬着腰回答。

於是，他繼續抽着大煙，「區區」的響聲立即發出，灰白色的煙霧裊裊地在牀上飛繞着。

「前幾天省裏來了一個公事，就是每縣要選出一個國民會議的代表。這一來，衙門裏又有事忙了。」科長早已猜知紳士的來意，忍不住，先提出線索來。

「啊，是我正爲這事來的。求縣長，科長指教。倘能設法，爲我幫忙，事成之後，兄弟是萬分感激的。將來自然有彼此幫忙的地方。算來本縣除開東鄉的黃子道這個守財虜外，是沒有別人希望幹的。兄弟對於人望上，也算說得過去，想起來是可以受縣長，科長的栽培的。」紳士很謙恭地說了，隨手摩着八字式的鬚鬚，笑嘻嘻地觀望着縣長和科長的臉色。

「笑話！笑話！義翁太客氣了。我們當然要盡力的。還值得感激嗎？一切事情，請和袁科長斟酌辦理。」縣長想將這事完全推在科長的肩上，便這樣取巧地回答。

「本來是，縣裏只有義翁配得上當國民會議的代表。不過兄弟從經驗上觀察，對於這事還感覺到不少的顧慮。我們很希望將來不生別的枝節。但事前總以佈置得周密爲

好，免得臨時落難。這回辦理選舉，省方規定的經費太少，只有五百圓；照本縣八區支配起來，實在是拮据得很。義翁一定是知道的。這事既要有周密的準備，就不得不多要衙門裏的職員，爲義翁盡盡義務。將來義翁一帆風順，我們也可以受點栽培。」科長從容不迫地開腔打動着紳士。

「不敢當！不敢當！」紳士謙遜地回答，但心裏早已領悟科長的語意了。

「哈哈！哈哈！」三人不覺同時笑了……

兩個多月以前，正當縣長在衙門裏宴客的時候，有個從松江來的叫做孫祥的客人來拜訪。縣長一時對於這個客人沒有應付的方法，只得命袁科長出去接待。這個客人還帶有妻子，就暫時住在衙門附近，等候縣長爲他謀個差事。

張撫萬從前在松江時是個破落戶，常常是胡作亂爲的，他歡喜抽兩口大煙，所以時刻在孫祥的煙館裏來往；久之，便和孫妻也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孫祥對於這事是無可無不可的；有時候甚至連自己也躲在外面，好給他們兩個人親近的機會。所以在他們的三

角形的性生活裏從沒有發生過什麼裂痕。

張撫萬雖說是個破落戶，到底是大家的子弟，官場中的大小人物有許多和他直接間接地有關係。孫祥是早已看到這點的，所以寧願把妻子讓給張撫萬，想待他將來發達時，也許可以得到報酬。

恰巧，後來張撫萬的叔叔張正國竟在北京做了國務總理。他叔叔本是個東洋留學生，光復時跟着K省的都督胡定邦在上海辦理軍務，很有成績。待胡定邦遇害後，他就離開上海，到各處去鑽營；現在居然一步登天，組織內閣了。張撫萬得到這種消息，是再快樂不過的；其原因無非是：他可以藉他叔叔的勢力，好運動一官半職，遂他平日陞官發財的志願。

他曾預先應許過孫祥夫婦，如果他叔叔能夠提拔他，而他一定也要提拔他們的。所以孫祥夫婦很希望他能夠做官，並且希望能夠實行他的約許。

到底張撫萬不是忘恩負義之徒，孫祥抵衙門不久，便給他放了個警察所的書記，雖

只有月薪二十圓，但總是縣知事的朋友，地方上的紳士和各機關人員大多對他表示好感的，逢事便阿諛他。而他也就仗了勢力漸漸橫行起來。孫妻又操了煙館舊業，又設了個賭局，一般紳士官員常在她那兒來玩，就是縣知事也是常到她那兒走走的。

於是，地方上一部分人漸漸憎惡着孫祥的胡作亂爲，李尙義就是最不满意他的。個人。孫祥也知道李尙義和他自己不對，但也不畏懼他，想想將來總有機會去報復他的。這正是選舉籌備得最起勁的時期。一日，孫祥趁紳士黃子道在家裏抽大煙時，挑撥他和李尙義爭選。

「道兄，你在地方上算是頭等財戶，誰也尊敬你。這次縣裏選舉國民會議的代表，老兄很合格，爲什麼不運動一下？何必讓李尙義一人包辦呢？難道只有他就配當代表，老兄就不配麼？」孫祥慫恿着黃紳士。

「倒不是資格問題，實在幹起來麻煩。而且又沒有充分的把握，將來錢也花了，力也盡了，恐怕還得不到好結果。」黃紳士說了，臉上卻現出一種希望的笑容，似乎對於代表

有幾分羨慕。

「原來這樣！只要老兄願意幹，破點財，我來替你運動，包能成功。」

「錢是可以花的，但恐怕你替我空勞一場！」黃紳士反在刺激他。

「老兄不必多疑，這事由我去辦，半點困難也沒有。」

黃紳士也不回答什麼，只躺在牀上燒大煙，臉上得意的神色好像在表示他預先的勝利。

國民會議代表選舉開票的日期到了。地點就是縣衙門的大堂。到場參觀的有各紳士各機關人員，及各色人等。經過預定的儀式之後，開票員將幾個木箱的鎖開了，將裏面的票拿出來整理，分爲李尙義，黃子道兩大部，其餘的票數很少；每一扎票滿一千張，即捆作一起。不久，兩人票數的多少就漸漸明瞭了。據開票員的報告，黃子道的票已經超過了十萬，而李尙義的還不到十萬。

正在這時候，全場的人忽然鬧起來了。因爲李尙義早就派了一些刀會的會友前來

參觀，預備若有什麼事情發生，就要用武。而黃子道也買動了一羣鄉團的團勇，假裝參觀者，預備和李尙義的刀會的會友對抗。所以刀會的會友瞧見黃子道快佔勝利，就開始吵鬧，鄉團的團勇也和他們對嚷起來。

至於兩方的爭點就是：全縣的選舉票數只有十六萬，黃子道一人就佔了十二萬，而李尙義又佔了十萬；兩方票數的合計就有二十二萬，反比原數多了六萬。刀會的會友說這裏面有黑幕，一定是黃子道假造了六萬票；而鄉團的團勇也說是李尙義假造了選舉票。兩方愈爭愈烈，簡直快要動起武來了。

以後，有一部分人提議請縣知事出來，因為他是選舉監督，這事的內幕，一定會明白的。縣知事聽說票數不對，也驚異得很，自己不便出外見他們。幸虧袁科長和他商量了一番，纔替他出來接見大眾。

可是場裏已經動起武來了：李黃兩邊的人正在混戰。選舉票早已被刀會的會友撕成碎片，像雪花般地撒了滿堂。桌椅也被他們折壞了，當作交戰的武器。叫罵嚷打之聲同

時並作，好像真的戰場一樣地令人可怕。

袁科長兩方勸解了好久，還是不生效力，沒有法，只得躲往他處去了。場裏的人仍然在亂七八糟地打成一團。後來幸得警察所長派了一隊警兵前來彈壓，這場戰爭纔慢慢地停止下去。結果呢，刀會算是被鄉團打敗了，李尚義的四弟也受了重傷。兩方的人被警兵勸解，也漸漸地散了。

究竟選舉票爲什麼超過原數以上呢？起初，黃子道打聽得袁科長和警察所長都替李尚義出力，替他運動了十萬張票，將來定要佔勝利。他便到孫祥家裏，和他們商量對付的方法。孫妻即獻出一條計策，就是：設法去偷選舉監督的印，造幾萬張假票來抵抗李尚義。到底她的本事不小，竟乘着縣知事的不防，將選舉監督的印偷來了。他們纔能夠假造了六萬張選舉票，以致後來竟鬧出那一場猛烈的紛爭。

但是國民會議的代表，因爲李黃兩方的鬪毆，竟始終沒有選舉出來。

